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憲穆敬帝紀

明旰郡鄧元錫纂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

母莊憲王太后

元和元年春正月上

太上皇帝尊號赦改元

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粟帛羊酒有差

劉闢以

西川反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

高

帥師討之太上皇

崩夏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帛有差

命

宰臣監試制舉人於尚書省

以先朝所徵不親試

秋葬豐陵

諡至德大

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

封皇子七人為王成都平闢誅冬相餘慶

罷二年春

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時陰晦浹辰宰臣請改日

帝曰郊廟至重齋戒有日其敬將事及辰忽霽人情大悅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賜文宣公二王三恪後公主諸侯王一子官賜高年粟帛羊酒加版授

相黃裳罷門下侍郎元衡武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秋錄配享功臣後入官冬鎮海

李錡反伏誅相元衡出鎮蜀是歲吐蕃回紇奚契丹渤海柝柯南詔並朝貢三

年春群臣上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夏四月

風壞舍元殿西闕武皇帝守司空頓于中書侍郎均裴同平章

事邠國公黃裳卒是歲西原蠻曾降以為歸順州刺史安南都護張舟破環王國來獻俘

四年春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湖南浙東荆南饑免今歲

稅賑卹之相細罷門下侍郎藩李同平章事立皇子寧

為皇太子赦死罪繫囚降從流流以下通降一等文武常參官外州府長官子為父後者勳一轉

冬成德軍反閻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使贈太師冕配

饗代宗贈太師晟贈太尉秀實配饗德宗廟廷五年春

月大風秋赦王承宗禮尚書德輿權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冬相均罷六年春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相藩

能以與吉甫不協故夏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途

均俸給陝路漕引歸中都而尹守職名仍舊諸道團練使足修武備而別置軍其河南水陸陝府陸運

使及潤宣越洪福諸州運使皆複員並停秋霖雨饑蠲

其俸料委本道代百姓闕額兩稅具數聞秋霖雨饑蠲

通租放京兆所配折糶粟賑之中書侍郎絳李同平章

事皇太子寧薨七年春正月振武河秋七月立皇子宥

為皇太子京師地震冬魏博兵馬使田興以六州自歸詔興

簡較工尚書充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魏博貝衛漣相給復一年

賜高年孤獨廢疾粟帛且犒軍。八年春相德昭能門下侍郎元衡。武同

平章事。夏大隗山崩渭水溢冬大雪振武軍亂。逐節使李進賢九年春相絳

疾避位。嵩州地震夏旱饑出太粟七十萬開六場糴

賑之刑部尚書弘靖。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太白晝見

相吉甫卒尚書右丞貫之。韋同平章事。是歲真臘入貢十年春

淮蔡吳元濟反詔山南忠武州河陽帥師討之夏

盜賊殺相元衡傷御史中丞度反詔大索盜京師諸城門

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中書侍郎度。裴同平章

事。秋八月朔日觸宣武節度弘。韓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冬十月地

震太白犯鎮星盜焚獻陵寢宮十一年春相弘靖罷。鎮河門下

侍郎逢吉。李同平章事皇太后王氏崩夏宥州軍亂。密

海葬莊憲皇后秋相貫之罷。八月渭水溢月掩心後星饒州水暴溢漂四千七百

家冬中書侍郎涯。王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寇安南陷巖州十二年

春正月地震葦出畢南長丈餘指西南近參箕而沒京師大雨舍元殿柱折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居二十家

秋中書侍郎穉。崔同平章事逢吉罷相度出視師唐鄧

隋節度使愬克蔡州元濟誅。給復淮西二年免其鄰州來年夏稅葬戰死士稟其

家五年冬門下侍郎鄴。李同平章事。是歲容管經畧使楊

十三年春門下侍郎夷簡。李同平章事相鄴罷夏王承

宗獻德棣二州赦復官爵。給復德棣滄景四州一秋詔

年六月朔日觸淮水溢

宣武魏博義成橫海各出師討李師道相夷簡涯罷戶

侍郎縛皇工侍郎昇程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如故感

近哭十四年春恒鄆平師道誅夏昇卒秋群臣上尊號

日聖文神武法赦陽文武官階勳相度出鎮河東中書

侍郎楚令同平章事相羣罷是歲安南將楊清殺都

五年春正月帝崩崩於弒年建中貢元來兩河三鎮鳳

翔鄜坊淮西淄青等十五道皆阻兵擅土次者觀望前

卻朝廷不能問順宗嗣位叔文任擅大權用事中外洶

洶帝即位勵精圖治慨然有脩攘匡復之志問相黃裳

以君道黃裳對曰帝王務在修己擇賢委任求民之瘼

捨已而從之非可自怠逸然自有綱領當務其遠者大

者不當務其近者小者如簿書訟獄百司庶務非人主

所宜親也誠委任而責成功賞罰必信誰不盡心力豈

必勞神疲體自任耳目如秦皇隋帝為哉故人主患不

能推誠人臣患不能自竭上疑下詐求理實難帝曰善

問天下大計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於方鎮姑息已甚

不生除節鎮方鎮物故乃遣中使即軍中察軍情眾何

者授之節廢置自下紀綱亂矣陛下必欲振舉綱維宜

稍裁以法而後天下可從理也帝深納其言夏綏節度

使韓全義敗潞水還不朝歸鎮天子以全義無功能獨

百史二編 卷之四十一

附宦者得用。勒致仕命李演代將。而留後楊惠琳拒命。首伏誅。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請節鉞。命袁滋代將。而徵闢給事中。闢拒命。阻兵朝議。以嗣服初。未宜先征誅。授命度副使。諫大夫韋丹上疏曰。今聽闢。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惟兩京。此外誰不思自擅者。其何以爲國。帝善其言。卽以丹鎮東川。而闢以得旌節而驕。求兼領三川。不許。乃遂反。於是相黃裳爲上言。闢書生。獨以朝廷力未能討。而悖驚然在。戇可虜也。神策節度高崇文有勇畧。任將兵可用。願陛下罷中人監軍。專委之。闢必受誅。時諸宿將望重者皆自謂當征蜀。詔下大驚。莫知所出。而崇文時屯

長武。日練卒。如寇將至。已受詔卽行。器械糧糗不戒。而具軍士有食逆旅。折七筋者。立斬。先是闢陷梓州。執東陂節度使李康。崇文軍梓州。闢歸康求白雪。崇文以康失軍。斬以徇。軍士股栗。會韋丹至漢中。表崇文客軍。遠闖無所資。請以東川讓令軍士一心。於是崇文兼節度東川。諸將咸屬。連戰皆克。會河東將阿跌光顏奉詔將兵來會師。失期當斬。求深入自贖。遂進軍鹿頭。西斷闢餉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城皆下。獲闢送京師。誅之。而蜀平。崇文入成都。屯通衢。不入府寺。市肆不驚。斬助逆將郝泚。餘無所問。勅軍府事。一遵南康王時。南康王者。前節度使臯也。從容指擣闔境。皆平。闢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討平凶。豈當以撫士庶爲心。而獻婦人求媚。其無乃非天子意乎。又義不爲也。以配將吏無妻者。捷聞。群臣

入賀。帝曰：黃裳曰：卿之功也。

黃裳京兆萬年人。初佐朔方府使相郭子儀入朝。主

留事。部將李懷光謀矯詔斬大將專軍。黃裳覺發之。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驕狠難御者皆矯子儀命易置

之。軍得無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積十年不遷。順宗即位。為太常卿。王叔文用事。未嘗一過其門也。其

子婿韋執誼輔政。黃裳與語。勸令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大人始轉一官。奈何遂開口欲論中禁事耶？黃裳勃然

曰：吾受恩天明。豈得以一官相責。即拂衣出。黃裳恢廓大度。達事權有經世大畧。然頗受饋遺。除吏不甚別流

品。以居相位不久。云。薨。蓋宜憲。鎮海節度李錡請入朝。許之。已不至。相

元衡曰：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錡求朝得朝。求止得

止。是進止自錡也。何以令四海乎？詔徵錡。而錡反。制削

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修文館學士。平一孫。錡故

苛刻失士心。兵馬使張子良等執以來。群臣入賀。帝愀

然曰：朕不德。致宇內干紀。甚愧之。何賀？御典安門面詰

錡。錡對曰：臣不反。子良教臣反耳。帝曰：汝為元帥。子良

誠教之反。何不斬以入朝。今為所執。乃始嫁之禍耶？錡

不能對。乃伏誅。翰林學士裴洎。李絳言。錡割六州。用自

富。今錄其家輸京師。非遏亂畧。綏困窮之道。願以賜浙

西百姓。代今年租。從之。當是時。天子銳精於治。洎及絳

皆方正任公卿。故中外機政。多所參與。舉制科。得元稹

獨孤郁蕭俛。以為拾遺。得白居易。以為學士。皆號敢言

帝常宴語。太息於太宗玄宗之盛也。曰：朕不佞。欲度幾

二祖風烈。當何行而至此？學士絳對曰：陛下能正身勵

德。則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夫豈難哉？帝曰：卿言

善。朕當行之。絳曰：陛下能正身勵德。則天下歸之。如

百川之就下。夫豈難哉？帝曰：卿言善。朕當行之。絳曰：陛下能正身勵德。則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夫豈難哉？

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
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簡官之於益
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
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法令行。則下順。教化篤。則俗遷。
如是。將上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然言
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當
書紳。因語絳等曰。脫事有未當。即十論列。毋憚毋以一
二疏。苟塞責爲也。且令撰次古君臣成敗五十種爲屏
張。殿坐時臨觀焉。埒尋拜相。帝謂之曰。以太宗玄宗之
聖。猶籍輔相以成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埒亦

竭誠輔佐。帝嘗問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帝降
意順納。用拾遺。稹議諫官隨三品以上。官入議政。參得
失。宴處與於游。庶官日於延英。召得以次進對。百官復
正牙奏事。罷非時貢獻。相學士諫官。或數日無陳論。帝
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言耶。何默然也。或
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臣等飽食安坐。無獻替。自爲
計得矣。如國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日昃暑甚。汗透御衣。
宰相億帝倦。請少休。帝曰。徐之。朕退入禁中。所對惟宦
官宮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道。殊益不厭也。於是延
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刻方退。以爲常。知樞密劉光琦

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頃絳奏以爲敕使所過爲煩。擾直置郵行便。從之。光琦以舊例問。帝曰。例是耶。則從。苟非是。何爲乎守之。卒不聽。帝以山南東及江淮荆湖。饑遣詔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中用一疋帛。皆籍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費。卿等宜體此意。歲旱。欲降詔賑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賦。欲諸道止厚歛。無如絕貢獻。宮人數廣。宜簡出。南方掠良人爲奴婢。宜禁。於是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省飛龍。澁馬。制下而天雨。帝嘗謂宰相曰。日淮浙諸道。屢言歲被水旱災甚也。近有御史來

自淮謂災而不害。豈言災者妄而恩耶。何舛也。相絳對曰。臣讀淮浙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流。未嘗不自危。恐朝廷以政治不致災旱。譴之。豈顧肯無災稱災者獨。御史欲從諛求媚耳。此邪臣願知其爲誰。致之法。帝曰。卿言是也。爲國以恤人爲本。聞災旱。當亟爲賑救。可復寘疑乎。命速蠲租。山南西節度浙西觀察使。違赦令進奉。中丞盧坦奏劾之。帝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業釋之。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業宣布海內。違詔進奉而釋之。何謂信。獨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詔所進歸有司。帝親策士。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

陳闕失無避諱。得第相吉甫惡其彈刺已也。恨之。至持其章泣自訴。詆考官阿黨。帝重失大臣意。貶考官涯於陵官。而湜僧孺等久不調。僕射裴均。以附宦官。進入朝。均位立中丞。坦揖之退。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恚。陰擠之。改右庶子。拾遺居易。疏諫曰。僧孺等直言時事。遭斥逐於陵。等收直言。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黜官。將上下杜口。且陛下旣詔徵直言。求極諫。直言極諫者。縱未能用。又何所忿恨而斥逐之乎。帝深慰納。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真擅成德。李納子師道擅平盧。而劉濟據幽州。

士真死。子承宗請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均諫曰。武俊納本皆狂狡。納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予奪違適。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帝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皆且物故。令皆如成德。請後天下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爲河北之執於二方異也。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指臂之臣。闕錡獨生狂謀。故一舉而克河北。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方鎮累代煦嫗之恩。不復知有君臣逆順之義。而鄰

道各思擅土遺其子孫大欲在焉萬一表裏連結兵禍
衝起其憂患可勝道哉貞元初事可鑒也濟及季安物
故之時脫有隙可乘當臨機圖之今何可豫也太平之
業非可驟致願陛下詳察且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
命帥今正其時不則可議征討儻怕冀連兵未罷而蔡
州有釁又以財力不贍而沮則恩威兩廢矣帝終怏怏
而宦者吐突承瓘故從青宮得幸嬖欲奪相學士議請
自將討之宗正少卿李絳上書言承瓘信臣可任帝以
狀示諸學士曰此奸人可畏卿等識之謹毋
令異日
得進於是承瓘為神策河中等道招討處置使學
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將帥近中使監軍已非令

典今奈何徵天下兵付中使專領乎夫神策不置行營
節度則承瓘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則都統也此古今
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中官為制將都統自今始乎竊
恐諸道之耻受指麾心怏望而功不立也陛下念承瓘
勤勞貴富之可也至軍國機權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
自祖宗亦寧忍徇彼之欲自隳法制損聖明聽之乎時
廷臣交言其不可帝不得已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
置為宣慰而遣魏博平盧將果逗留不進承瓘至行營
與承宗戰屢却失大將而彰義帥吳少誠卒果以河朔

兵未決不能討。於是居易復䟽言。今決戰方始。承璀已失將而惟怯不進。師道季安各收一縣一寨而觀望不進。此其情不可保。而勢必無成功。若兵連不解。饋餼資。猶必益費。是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鎮。爲富強也。且少陽受命河北諸帥。必緣事體輕重。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是與奪一繇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爲陛下惜也。况今天已炎熱。士氣鬱蒸。饑渴疲勞。其苦孰任。又神策募市人不習兵。遇敵而奔。軍心搖矣。北虜西戎。或且乘虛。兵久禍生。何事不有。帝不聽。盧從史本昭義列較。賂中使得軍。父器求起復。因承璀關

說。願以澤潞自効。相埒不可。不聽。命起復之鎮。而從史反覆不爲用。承璀不能堪。密白之。帝乃悔。間計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埒引入。推誠與語。翊元具言從史陰謀。及惡稔可圖狀。而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有才力足制軍。於是埒爲帝言。從史逆節甚著。而易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無忌。請密敕承璀圖之。而從史果就執。昭義士聞之。甲而出。重胤走。疑立軍門。大叱曰。有詔。毋妄動。皆錯愕散。於是承璀牒重胤。權昭義軍。學士絳日不可。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怕幽。諸鎮蟠結。恃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

業不得已為誘執之計矣。今以承璀牒命牙將為留後。則紀綱大紊。較繁利害。曾不如使從史之為得也。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較耳。又獨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藩聞之。必且憤怒。耻與為伍。又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帥而代其位。將人人自危。萬一罪狀。承璀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則衆怒益甚。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帝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帥昭義軍。時王承宗亦厭苦兵。遣使自陳。為從史所間。乞輸賦。請官吏自新。李師道等助為言。乃制雪承宗。復官爵。加劉濟中書令。而相垺學士絳交章言。

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無成功。宜顯戮。不然。他日不幸有失事之將。誅之。則同罪異罰。不誅。則人自保玩寇。

此亂道也。乃罷承璀為軍器監使。是役也。微相垺學士

絳居易大計幾悖。

垺字弘中。絳州聞喜人。器局峻整。雖宿貴。前望不敢干以私。有故人自遠

詣之。垺款遇甚厚。乘間求京兆判官。垺曰。君才不稱此官。垺不敢以天官私公。其為相。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先是執政多忌惡。諫官言時闕政。垺獨獎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並遷。過謝垺。垺面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每陳奏。帝降意。順納。在殿中。以官呼。不名。明於知人。為學士。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擢羣。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至。輔相。他擢用。精名。以病罷。帝甚悅。惜之。初。李吉甫薦垺。頗力。得代相。頗變更其約束。吉甫復用。銜之。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贈太子。魏博師田季安卒。子懷諫請後生。十一年矣。帝召

百史上編
宰相與計。相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帝問何也。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隸諸將。不專之一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力均敵。莫能相尚。廣遠則衆心不一。獨起則兵少力微。而方鎮又以重賞峻刑懾之。故能制諸將之死命。以自固。然非嚴明主帥臨之。執必不安。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權當必有所歸。權所歸。衆不必心服。而怨怒將起。田氏不爲屠肆。且爲俘囚。此何煩大兵哉。必且有自列較起而代帥者。然固隣道所甚惡也。必且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勅諸道。按兵養威。以須後。而魏博之

自歸可待也。惟應幾敏速。中其事會。則不戰而屈人兵耳。帝曰善。旣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朝命久不至。軍府

亂。諸將士果擁兵馬。使田興環拜。請爲後興申版籍。封

府庫以待命。

興晨入府。申士大呼譟環拜。興驚。什久之。起曰。汝等能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

犯副大使守朝廷法。申版籍請吏。然後可。不然。吾不從汝亂也。衆拜曰。諾。乃殺家僮亂政者。而遷懷諫於外。

事聞。帝亟召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矣。今當何如。相吉

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田興不貪土地之

利。不顧四鄰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當推心撫結。竦兩

河觀聽。用堅其嚮順之心。若待敕使持將士衣而來。然

後與。則廢置在將士。不在朝廷。卽畀之。不恩矣。帝曰善。

退朝內樞密梁守謙問之。王宣慰云：以觀變。絳聞之驚，獨請對。言：「今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緩之即後事，乞明日降白麻除興節使，則猶可及也。」帝曰：「除留後何如？」絳曰：「興恭順如此，非恩出不次，無以慰其心。」魏博不霑皇化五十餘年，一旦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腹心，非重賞士無所慰，願即授興節，而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犒其軍，則四鄰畢勸，而兩河藩鎮恐麾下效之，必且恐懼，爭為恭順，不反矣。或以發庫錢過多為疑，絳曰：「錢盡更來，幾事一失，何可追也。」借令國家發十五萬兵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聚財貨者為平定四方計也。不然，貯府藏

何為？於是除興節度使，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興感

恩流涕。

請度編行所部宣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循法令輸賦稅，諸宮室僭侈皆避不敢居。

詔賜名弘正。

士衆懽呼鼓舞，成德交郵使數輩見之，相顧失

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時絳與李吉甫並相，吉甫頗

伺帝意為容，絳鯁直不阿意，數爭論帝前。吉甫贊帝威

德，謂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絳進曰：「陛下自視今日何

如漢文帝時？帝曰：「不如也。」對曰：「幸甚。上自謂不如漢文

帝時，兵未無刃，家給人足，而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

下，不可謂安。今國家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

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去文帝時遠甚。加之
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大
平宜爲樂哉。帝矍然曰。善。吉甫嘗言賞罰人主二柄。不
可偏廢也。陛下踐祚來。恩厚深而威刑未振。願稍立嚴
威震之。帝以問絳。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
捨成康文景不法而效秦始皇父子爲乎。帝曰。善。後旬
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好臣。
勸朕峻刑。卿等知其解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朕失
人心耳。吉甫失色。俛首退。不言笑者竟日。當是時。百度
振舉。百司得職。稱朝無辜人馬。絳趙州贊皇人。盧從史
擅軍時召入朝不至。帝

以相鄭綱。泄密議爲負。恨之。以謂絳。絳曰。審如是。卽網
罪當族。獨不知陛下何從得之。臣聞縉紳中。往往稱網
佳士。何渠至此。豈同列中。有欲專政忌前者。譖之乎。幸
陛下裁察。帝良久曰。微卿言。幾誤處分。蓋吉甫密奏也。
王承宗請後。未得命。而懼帝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
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而中變。朝
所置二州吏。被執。帝聞。謂武欺罔。怒甚。會講者言武前
使還。先宿裴垫家。規帝意。明乃入見。帝大怒。語絳。絳曰。
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頔爲奸回。以
臣揆之。承宗始表獻二州。實懼朝廷威德。已爲諸道所
不欲。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竊以爲非
武罪也。且今抵武罪。異時奉使者。以武爲戒。爭爲出入
兩可之言。求免後患矣。况垫武皆父處朝廷。練事體。豈
有武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者。始讒人中傷之言。不可
聽也。帝悟。遂不問。吐突承璀寵方盛。修安國寺。構碑樓。
請勅學士爲文。紀帝德。以命絳。絳曰。陛下中興四海。延
頸望無疆之烈。忽自立碑。何示人不廣也。易稱大人與
天地合德。非言語文字能盡。若令可述。卽美容有限。堯
舜文武。皆未嘗自頌功德。惟秦皇有之。陛下豈可捨堯
舜不法。法秦皇爲乎。且安國非地也。叙觀游。卽非治要。

述崇飭又失政經帝立命曳碑樓什之絳數論宦官橫肆為讒毀也帝曰此屬安敢為讒毀即為讒朕豈聽讒者絳曰此屬不知理道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踞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用傾巧之智構疑似之形又朝夕侵潤故言易以入自古宦者敗人國衆矣惟陛下慎防一日召對浴堂殿帝曰此諫官多朋此謗誦無事實朕欲摘尤者一二以示儆則何如對曰此非陛下之意殆邪臣欲壅聰明者之意也夫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孰敢以其身逢帝怒者能啓口諫者鮮矣能直諫者為尤鮮即有之皆晝度夜思回慮却顧始欲陳十事無何去四五矣又無何去六七矣比其上達十無二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然恐不至况罪之乎誠罪之天下士將鉗口結舌去矣時帝日召諸學士與大計而白居易論事帝前至謂陛下錯帝色動絳徐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忘分自竭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獻納帝悅待居易如初絳嘗面論吐突承瓘橫不法語切甚帝作色詰之絳厲泗橫流稽顙而對曰陛下不察臣愚置之腹心耳目而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帝動容久之帝嘗敗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蓋見嚴如此進中書舍

人賜金紫擇良笏親授之曰異時膺顧託南面擁幼主常秉此笏矣其倚重如此欲遂以相為左右所毀短出為戶侍郎故事官戶部者進羨餘絳不進問之對曰方鎮有地則有賦有賦而嗇用度有羨餘以上供義士猶或非之戶部所掌乃陛下府藏臣獨為陛下謹出納而可矣若自外藏輸內藏為羨餘是以國所自有為身利也帝益重之及入相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女入禁中京師囂然絳約吉甫入言之吉甫曰此諫官事絳曰公嘗病諫官易言事此難言者顧欲諉使言耶乃獨疏言之帝立命歸所閱子女京兆尹元義方始以媚吐突承瓘得權絳出之郵坊義方入謝言絳私同年以京兆故出臣帝作色曰朕諳絳不如是明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比登科乃後相識於情何有但陛下不以臣愚使備位宰相之職當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姓猶將用之况同年乎苟避嫌棄才是便身圖非徇公上也帝曰善趣義會以足疾罷為禮尚書初天子相絳為出中尉承瓘遠監淮南軍絳避位承瓘乃復召君子曰絳可謂

大臣矣。不與佞倖並立於朝廷。

已出為華州刺史。帝遣五坊使至華。輒飛曰：宜

自戢。絳大臣有奏至。立行法矣。

彰義節度吳少陽死。子元濟匿喪。領軍

務。廷臣爭言。蔡師之不廷授久矣。傳三姓四將。兵利卒

頑。順撫便。相吉甫曰：淮西非河北比。四無黨援。而國家

嘗宿數十萬兵備之。為勞費無期。今可取。不可復失矣。

相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祭。待不順之迹

著。乃加兵從之。而弔祭使不得入。元濟反。焚舞陽等四

縣。制削官爵。發山南東忠武河陽諸道軍討之。中書侍

郎武元衡中丞裴度主其斷。時河北三鎮獨魏博田弘

正悉心其衆助師。成德自武俊傳子士真比承宗三世平。

盧自李正已傳納師古師道四世矣。與淮西聲勢相依

倚。數表請赦元濟罪。不許。而師道素養刺客。姦人說師

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武相贊之也。必刺之。武相

死。則他相懼。不敢謀致師。爭且勸天子寢兵矣。師道

密為裝遣之。於是相元衡旦入朝。盜伏靖安坊。從暗中

賊之竊臚骨以去。又擊中丞度。通化坊傷京師大駭。詔

大索數日。賊未獲。兵侍郎許孟容請見。灑泣曰：安有相

國橫屍路隅。而賊不得者乎。此朝廷之辱也。帝為憤歎。

乃懸令。諸能捕賊者。賞錢萬緡。與五品官。敢蓋藏門誅。

神策卒捕王承宗所遣入京覘事者。人誅之。以為解。而

師道所遣者盜竟亾不得也。中丞度劄卧者二旬。帝遣宿衛兵護其第。中使日訊勞。而讒者言請罷度。安恒鄆之心。帝怒曰。度罷則姦謀得成。朝廷之紀綱盡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遂相度。度既相。言淮西心腹之疾。義不得不誅。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俯仰。中止則跋扈者得志。天下事無可為矣。帝曰善。悉兵事付度。始德宗時好以耳目摘發為明。中朝士相過從者。金吾士輒密啓飛白。宰相至闔門謝客。及度相。以時多艱。宜延四方賢才。咨籌畫。而謝客是自壅也。請還第。得延見士大夫許之。當是時。二盜比而謀。淮蔡焚柏崖倉。焚獻陵寢宮。斷建陵門戟。焚東都沮軍。制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而二方騷動。天子所

遣諸道兵討賊。環蔡疆者十餘屯。屯各數千人。互觀塗莫萌。而坐食耗國儲。又諸道皆中使監軍。軍為前却。命宣武帥韓弘為都統。而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師久宿無威。淮西自少誠來。俗恬於為逆。所命將得便宜自戰。不束以法。故人盡死力。於是師四年不克。餽餼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天子以師野宿。輟元日朝賀。免淮西鄰州夏稅。深憂之。亦且中厭之矣。宰相李逢吉等。謗言師老財竭。欲罷兵。相度獨無言。帝問之。泣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賊實窘迫。獨諸將心力不一。而師未奏功。臣請自行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必且爭進破賊。

矣。於是詔加度門下侍郎。持節督蔡州軍。彰義節使淮

西宣慰處置使。出討賊。度請擇朝臣有才望者以從。詔

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
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司勳郎李正封。都官郎馬宿。禮部

郎李宗閔皆以侍
御史為判官。書記度將行。慷慨辭於帝曰。臣滅賊則朝

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為流涕。詣通化門臨送。度

請罷諸道中使監軍。而督諸道選。悞不用命者益急。於

是諸將始奮忠武帥光顏。連破賊。拔凌雲柵。降郾城。覆

賊於五溝。賊悉眾當光顏。而唐鄧帥愬。以天大雨雪。夜

疾馳百三十里薄蔡州。克之。擒元濟。而淮西平。愬西平
王晟子

也。以太子庶子求討蔡。自效為隋唐鄧節度使。愬知隋
鄧士憚戰而蔡人以易帥。故必增備。居自言天子知愬

能忍耻。故妾以撫薦士卒。進取非吾能也。獨謹為備耳。乃察傷痍。問疾苦。得賊將輒釋不殺。降者聽自便。厚資刑其命。得謀厚撫之。謀反以情效。凡蔡中山川險易。與賊情偽虛實。具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請濟師。詔以河中郵坊二千騎益之。於是始繕鎧厲兵。為戰計。賊將李祐有勇畧。帥士卒刈麥張柴村。誘執之。歸。遇以上客。諸將交諫。諸軍日蹙。愬稱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不及救。持祐泣送京師。先密奏。必釋祐。功乃可得成。願以祐還臣。詔遣祐至。愬郊迎。執手曰。天子之德也。社稷之靈也。署兵馬使。令出入帳中。佩刀。巡警。往往召同宿。或密語達曙。左右多竊聽。獨時聞祐感泣聲。嘗遣兵攻朗山不利。眾快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訓練之。使常為行備。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於愬曰。彼以往。不吾虞。可擊也。克其外城。時李光顏破賊時曲。拔凌雲柵。降郾城。築赫連江於沱口。扼賊於五溝。鐵之矣。元濟盡銳卒屯洄曲。備之。祐言於愬曰。蔡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羸。可入也。必先入蔡。比他將聞來救。後矣。愬曰。善。密遣使詣相度。白師期。度報曰。兵非奇。不勝常侍計。是也。愬喜。命祐帥突將三千為前行。自將二千

人爲中權。李進誠殿引而東，衆買買行，不知所如。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守卒，據其柵，休士會食。食訖，復引出，請將請所之，曰：「入蔡，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計矣！」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咸自度必死。然愬以身先，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傍皆鷓鴣池，令擊之，亂軍聲。賊持吳房朗山之戍，晏然不爲備。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以納師，而持柝警夜如故。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吏驚走告元濟，曰：「城陷，大軍入矣。」元濟不信，曰：「是泥曲子弟來索褚衣者，何大軍也？」及聞軍號，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乃至此乎？率左右登牙城，戰疾。九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據涇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論重質，重質單騎詣愬降。於是元濟屈就禽，檻送京師，而愬出屯鞠場，以待度。本愬所爲成功者，以降將致降將，因用不疑於勇怯之策，如處女，如脫兔，各當也。諸將以具間，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所未諭也。敢請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吾何憂？取吳房，則衆奔蔡，併力固守，難圖矣。吾存之分其兵，何庸取風。』」

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自致死，吾何可止而又何懼也。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屈，何能立功，衆皆悅服。

明日，相度建彰義節，引大軍徐進。帥愬以橐鞬出郊迎，相度辭讓。愬請曰：「公天子元宰，無

不統，愬奔走禦侮，其職司也。公何辭焉？且此方人，不識

上下之分，久矣。願因以示之。度乃受謁。蔡人觀者皆嘖

嘖太息。始知有上下之分。元濟父子之爲蔡也，禁偶語，

禁酒食，相餽遺，夜禁然燭。度至，禁盡弛。民始知有生人

之樂。明日，召蔡卒，出入侍無間。或以反側未定危之。度

曰：「吾爲彰義節使，元濟擒，蔡人則吾人也。庸何間乎？衆

感泣而淮西大安。已，帝封二劔，遣中使誅蔡人從逆者。

若而人時度已得命。召還朝輔政矣。遇諸郾。大駭曰。盜已平而行誅。是蹙之亂也。且是傷天子好生之仁。亟還蔡。具奏申理而後發。留副使摠知彰義軍留後。鎮淮西。摠以申光蔡久陷賊。人不知法。威刑勸導並行。令率化。削盪僞迹。而淮西遂平。摠扶風人。還京師。册功。封晉國公。愬涼國公。弘光顏胤道。古文通祐。各進官。封有差。斬元濟。時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當天下全力。師興且四年。乃僅僅克之。然主威始振。而自廣德來六十年。河南北三十餘州。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且獻地。而李師道以中悔竟誅。則帝知人能斷之力也。李師道者。師古異母弟也。師古

病且死。召諸將謂曰。人情誰肯薄其骨肉。厚他人者。願置帥不善。非徒敗一軍政也。甚且覆宗。師道不訓于理。而專習賤事。何以爲帥。我必無所辱命。師古卒。而衆逾他鎮。以得軍。淮蔡反。師道所養刺客。姦人數十輩。說師道曰。今朝廷用兵。急在糧餉。今河陰院漕江淮租賦。積其中。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三十餘萬。緡帛三十萬。餘匹。穀二萬餘斛。以所置留後院在東都。潛內兵數百人。其中謀焚東都宮闕。期且發。留守呂元膺。亟集兵圍之。賊突出。絕伊水。望山道。元膺重購賞捕獲之。乃中嶽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耕種射獵。其中號山棚。實舍盜而衣食之。捕伏誅。始知殺相元衡者。本師道所使。非承宗也。密以聞。而天子業已討承宗。不復問。山棚在東畿西南。通鄧號。川谷曠深。人習射獵。不事農。皆趨悍。善鬪。元膺因募爲山河子弟。結其心。使衛宮城。而東都軍益壯。及是。平淮西。布衣柏耆謂說韓愈曰。元濟擒王承宗。破膽矣。然國家用兵日久。兵頓弊。不可用。願得丞相書。往說之。可無兵而下也。愈曰。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

請吏許之。而幽州將譚忠亦說劉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復合。河北與中國離六十年矣。今數窮且合，自元和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輩，阻兵怙險，自以為根蒂深固，天下莫能危。然俛顧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天所命也。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士，其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矣，趙人獻城十二，忠為公憂之。總泣遂，尊意內屬。師道之逆命也。判官高沐、郭圻、李公度屢諫之。師道怒，殺沐、因卯、已。淮西平而懼，公度乃說令割地納質而聽。已中悔，將殺公度。客賈直言者聞之，直前曰：大禍將至，則高沐、冤氣所為。今又殺公度以益之，是益禍也。冒死諫者三，輿襯諫者一，又盡縛載檻車，累繫妻子圖以諫。曰：願前須臾死，不恐見破辱也。師道怒，囚之。帝以成德、盧龍皆內屬，獨平盧逆命，而前賊武相窺東都，本師道又數反，覆命諸道進討之。於是魏博節使田弘正自揚，劉渡河，距鄆四十里而軍，俘平盧牙將四十人，以獻。帝釋不誅，遣歸行營。有父母願歸者聽。於是降者相繼，而師道益急，則發民治城築塹為阻，固役及婦人，都知兵馬使劉悟將萬人屯陽穀，御衆寬，師道惡其得衆也，遣將殺之。以告，悟乃召諸將謂之曰：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

吾曹奈何，傅之族乎？今與公等還鄆，行天子之命，順也。衆皆唯唯。於是還入鄆，捕師道并二子及替途者斬之。由首送弘正，弘正露布以聞。帝命中使往宣撫，分淄青為三道，各置師而移。悟他鎮時朝廷恐悟不受代，詔弘正陰察之。弘正遣使者修好，以覘其所為。悟得州三日，教士手搏于庭，自觀之，擢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其上之乃徙。於是橫海節度使烏鎮義成悟聞手足失墜，乃遂行。

重胤上書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朝拒命者，繇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權，故也。曷使刺史縣令各得行其職，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矣。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為諸道先。諸州兵隸州者，並令州刺史領之。庶亂本可靖。魏博田弘正入朝，請別置帥而身留京師，帝勞之曰：昨韓弘以疾

辭不就軍。朕聽之矣。今卿請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足爲朕長城。故復勞卿。加侍中而遣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乃畢仕其兄弟子。姓於朝。不以從而河北。大定於是。史館修撰李翺欲廣帝德。上疏言。臣聞定禍亂者以武。興太平者以文。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矣。若遂革宿弊。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定稅法。絕進獻。以寬百姓。厚邊兵。廣營田。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則政始有根。而太平可致。而致此非難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矣。亦何憚而不爲其所易乎。大功之後。逆欲易生。進言者必曰。

天下旣平。陛下宜高枕自逸。而太平固未可期也。帝得書。悚然。後稍怠。益稍侈。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營繕太多。白宰相論諫。相度以爲言。帝怒。貶奉國官。已。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而土木

浸興。

五坊使擅名捕人。責息錢。轉相引。彌衆。度及崔群以爲言。時方討鄆。帝曰。姑與卿議。東兵此細事。無

庸及也。度曰。鄆事小。憂不過山東。五坊使暴橫。憂乃在輦下。帝不悅。退。召五坊使讓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殺之。而原繫者。京師肅然。河東節使王諤。卒家奴告子。稷匿。諤所獻家財。帝欲遣中使簡括。度爭曰。諤死。稷有獻。今因告而簡括。示人以私也。恐天下將帥聞之。必且爲身後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調。召至京。悉出刺遠州。劉禹錫得播州。度以禹錫母老。爲帝言。帝曰。爲人子。不自謹。至重貽親憂。可罪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而禹錫播遷。恐非孝治天下之意。帝良久曰。朕所言。責人子耳。今不欲傷其親心。改連州。於是度纂

蔡邕用兵來。帝所爲憂勤。機畧以獻。請出付史官。而帝已浸淫中譖者言疾朋黨矣。問故相絳。絳曰。自古人君所最惡者。莫如朋黨。小人欲藉口排君子。亦必曰朋黨。蓋朋黨之說。言之可惡。尋之無迹。目之以此。則天下賢人君子。舉無能自免。此東漢之所以亾也。願陛下幸察。夫聖人同道。賢者從類。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與小人合。而後爲非黨耶。天下小人常多。故譖言常勝。正人常少。故直道常不勝。願陛下戒之。絳居中介特。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至是帝召度。謂之曰。人臣當砥節奉公。何爲夫樹黨。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

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迹相似而實不同。惟陛下審察。帝曰。言者豈不皆謂然。而邪正更相訾。未易辨也。度曰。幸甚。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陛下誠以爲難。則易。而君子小人行判矣。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以絕出位之漸。不聽。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監軍。而無印。及是賜印。得糾繩軍政。而宦者益恣睢專軍。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昇。以進羨餘有寵。知帝庇吐突承璀。厚結之。遂得相。相度群諫以爲不可。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數求退。不許。上

疏曰。罇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罇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異雖心事和平。而人品庸下。如臣不退。天下謂臣無耻。如臣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之五內如烈火交灼矣。夫准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旋自墜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而罇益以巧譖自固。於是出度爲河東節度。罷羣觀察。湖南已

帝信方士言。求神仙。而功德使言鳳翔法門寺有佛骨。迎至京。入大內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貶潮州方士。拏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冀可求。以爲台刺史。廷臣交諫。帝怒曰。卽竭一州之力。爲天子得長生。當顧愛之乎。群臣乃不敢言。沙至台。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懼逃之。天台山中浙東觀察使。捕獲送京師。皇甫罇。李道古。護庇之。以爲沙厭世事。入山自肆耳。非實逃。惟帝亦恐其方未盡也。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而藥多金石。服之以躁怒不常。左右宦官往往以盛怒立斃。人人自危。十五年春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頌言。內常侍

陳弘志實弒逆。諱之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而唐世宦

官弒立之禍始於此。太子恒立。是為穆宗。憲宗第三子。母懿安太后。

門下侍郎俛。蕭中書侍郎文昌。段同平章事。尊母妃郭

氏為皇太后。赦。賜文武官階勳。高年粟。帛。京師地震。犬風雨雹。夏五月。葬景陵。

謚聖神章武孝。秋。相令罷。楚以皇甫鑄薦得相。為山陵

皇帝。廟號憲宗。秋。狐楚罷。使不給工備。直收其錢十五

萬。為羨餘以獻。中書侍郎植。崔同平章事。是歲吐蕃長

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朝獻太清宮。庚子。朝享太廟。辛丑。

星孛于翼。丁卯。相俛文。曰罷。戶侍郎元穎。杜同平章事。

三月。太封皇第九人。皇子五人為王。夏六月。彗。秋。群臣

上尊號。文武孝。德皇帝。赦。秋。盧龍軍亂。囚使相張弘靖。朱克融。稱留後。

成德軍亂。賊節度使田弘正。兵馬使。王詔起復弘正子

布為魏博節度使。率道軍討之。瀛州軍亂。執觀。冬。中

書侍郎播。王同平章事。二年春。魏博軍亂。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

史憲誠稱。赦王庭湊。相植播罷。工侍郎稹。元同平章事。

夏四月。相度罷。為右僕射。稹貶刺同州。門下侍郎逢吉

李同平章事。冬。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三年春。戶侍郎僧

孺。牛同平章事。秋九月。朔日。饒相元穎罷。四年春。正月。帝崩。葬

光陵。謚睿聖文。惠孝皇帝。帝為太子時。不悅於中尉吐突承璀。承

璀欲傾之。而立豐王暉。憂之。問自全計於舅司農卿釗。

釗對曰。殿下但盡孝謹。毋庸他恤。及憲宗崩。中尉梁守

卷之四十一

謙與宦者王守澄等迎立之。因遂誅承瓘。殺豐王。貶皇甫鎛。崖州司馬。誅方士泌。而大行甫公除。帝卽畋遊。爲娼樂。拾遺李珣。帥其僚諫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望。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未可以合樂。不聽。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入閣。諫曰。陛下宴樂過節。遊畋無度。邊書急奏至。乃不知乘輿所在。卽天下何望。又近習娼優。晨夕賜與。皆百姓膏血。恣無限度。其何以堪之。願慎禮節費。以幸天下。時天子初立。未有於閣中論事者。訝之。問宰相曰。此何人對。日。諫官也。論事乃其職。帝乃慰遣。然不聽用也。尋將幸

華清。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三表諫。諫官伏門下。至暮諫皆不報。明日忽自複道中出。從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以遊。晡乃還。於是河北三鎮復旅拒爲亂。

時王承宗卒弟承元

年二十矣。衆共立爲後。承元謂諸將曰。諸君幸不忘先德。不以承元少。使攝軍。承元請盡節。天子遵先忠烈王之志。諸君能從我。幸甚。不然。承元無所辱命。衆曰。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事稱攝。不稱留後。而表上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帥徙承元鎮滑州。將士譁不受命。承元以帛旨臨諭。諸將哭不聽。承元出家財盡散之。謂之曰。諸君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底大罰。諸君獨若之何。昔朝廷嘗赦李師道罪。令入朝。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降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所爲。大將李寂等固留之。斬以徇。而軍中乃定。會盧龍使劉總弒父濟。請後朝廷。不知也。旣得軍。而總數數見父兄爲祟。驚悸不能寐。於是請棄軍。削髮爲浮屠。請分所屬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媯。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

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朝廷重爵
祿之意以印授畱後張玘夜遁去當是時河朔幾定而
帝方酣宴慮不在四方時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
安危大體苟欲崇重故相張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盧
士玖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羈旅京師久至假
旬衣食日詣中書求言植元穎不之省獨勒歸本軍聽
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使專軍皆結士與士
卒均勞苦弘靖素貴倨以莊默自尊涉旬始一坐府決
事賓客將吏情莫得自通事委之幕僚幕僚常雍董又
少年輕薄為嚴刻以及虜詬詈軍軍悒悒思亂而學士
蕭俛段文昌言天下已平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歲百人
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於是盧龍
軍復首亂囚弘靖殺韋雍等迎朱克融為畱後一呼而
亡命畢集田弘正既徙鎮成德軍以久與冀鎮人戰有
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糧賜戶侍郎
崔倭剛福無遠慮恐開事端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
兵歸弘正子弟官兩都者數十人弘正輦魏鎮貨以為
供車相屬也將士頗不平都知兵使王庭湊謀作亂以
魏兵在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弑弘正遂日稱畱
後而鎮冀復亂天雄帥李勣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

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力也今鎮人輒
害之是輕魏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
皆哭曰必報仇有死無二立期日出軍深州刺史牛元
翼成德良將也勣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
此劍立大勳吾又以平蔡今授公努力剪庭湊自効矣
元翼以帶劍狗十軍報曰願盡死會勣疾篤不能軍卒
起復弘正子布為魏博帥元翼為深冀帥及諸道進討
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
從行未至魏三十里被髮號跣入居堊室月俸千緡一
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舉以頒士卒舊將老者
尤事之撫幼者如子弟策而諸鎮以銷兵故苦無兵皆倉
卒募烏合之衆用之又每鎮復置監軍如異時而天子
又遣使督戰於道上如織庭湊圍深州橫海節度使烏
重胤將兵救之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欲按兵觀釁宦
官激帝怒徙鎮而薦素諂事已者將杜叔良代之則大
敗又以李光顏代之獨藉以為名不專軍方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拒不納旦乃得入大怒詬辱之盧
龍盜聞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呼門求入守將遽納之
而城陷盜以益熾時諸道兵奉詔會師互觀望莫前而
度支饋滄州運糧六百乘皆為庭湊軍所奪軍乏與其

懸軍深入者。時諸道以十五萬師進討。而晉公度以行皆凍餒欲死。營都招討使督師。烏重胤。李光顏。諸宿將咸在。而翰林學士元稹與宦者魏弘簡相倚而譖度。諸度所建。自從中梗不欲令有功。度不勝憤。上書言。天下患有小大。故事有後先。陛下必欲掃蕩幽鎮。宜先肅清朝廷。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而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故河朔之患。小禁闡之患大。小者臣能與諸將戮力除之。其大者非陛下覺悟剛制。欲驅逐無繇也。今中外文武百僚萬品。有心者憤怨。有口者咨嗟。無不知奸人之為患者。獨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故且忍隱以為身謀。臣自兵興以

來。所陳章疏皆切事機。為兵要。而詔書中制動相矛盾。陛下委臣之意不輕。而奸臣抑沮之事不少。臣與奸倖本無讐。嫌直以前乘傳詣闕。為所畏憚。而然百端沮臣進退頓蹙。但欲令臣失所。而天下理亂。山東勝敗。悉冥之罔聞。臣一人不足惜。亦將如國事何矣。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雖逆賊盡平。何益。表三上帝。以度大臣宿望。不得已罷弘簡樞

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今王師無功。賊勢猶盛。繇節將大眾。

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既拜高官。諸敗衄者。不聞得罪。國無勸懲。以至於此。請悉罷諸道監軍。命李光顏專將。從東道速進。開弓高運道。合下博諸軍。解深耶之圍。與牛元翼合。令裴度將太原全軍。還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同力翦除必戰勝賊窮許受降
納款仍詔光顏選留精勁餘皆罷遣蓋兵多而不精非
惟虛費糧餉兼恐撓敗它軍故也朝廷本用田布令復
父讐今全師出界歷數月而不能進良繇此軍屢經優
賞騎縱而莫爲用况月給錢計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
將何自給此尤宜蚤計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
既不足衆何自安勢必加征而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
率民瘵已極不許卽用度交關許之卽人心無聊國家
安危恒繫於於是史憲誠奪其節度使田布權布自殺
此疏奏不省

而憲誠爲留後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皆授

以節鉞而河朔再失矣初田布從弘正在魏悅牙將史憲誠及爲帥寄以腹心軍中精

銳悉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饋不繼發六郡租賦
以供軍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爲變會有詔分魏博軍
從李光顏救深州軍潰憲誠率諸將規布謂之日尚書
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惟命若使進戰則有死不能也
布拊膺太息日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日臣觀衆意終
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卽死光顏元翼今陷賊中惟陛

下濟師庶幸援拔否則忠臣義士皆爲河朔魚肉矣奉
表號哭拜授僚李石行乃入啓父靈抽刀言日上以謝
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死而憲誠爲留後詔卽授憲
誠克融節克融既得鎮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
州之圍元翼將十騎突圍走行營帝性本明慧獨失學而荒方爲太子

時羽林將軍李聽有良馬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

軍不敢獻及卽位河東帥缺帝日曩吾求李聽馬不吾

與介可任也遂用之聽晟子也文宗嘗歎日付大兵戶不疑散處地不怨惟聽爲然

侍郎張平叔以言利幸請徵遠年逋租江州刺史李渤

言今歲旱災田損什九歲徵尚望蠲免柰何於斯時徵

前逋欠乎詔立罷免晉公度自河北招討罷留守東都

言者以爲度在朝則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而朝廷

日尊。今居東。天下失望。詔召入朝。逢吉百計沮之。不能得度入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至愴慨流涕。帝爲感動。謁者如故事。宣答。帝遽曰。朕開庭英待卿矣。語移晷。乃退。聽者竦然。貴臣左右。至齋咨流涕。謂度爲與援。且久外爲讒間所中。而一旦渙然。以帝本明睿。而度卓然。能以忠誠悟主心也。會昭義監軍劉承偕。侵節使劉悟。權舉軍譁。怒執承偕爲亂。帝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辭。固問之。對曰。往承偕怙寵恣睢。悟不能堪。忍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旁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之乎。帝

曰。未知也。悟誠惡承偕。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絕。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况千里單辭。悟豈自意能回聖聽。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爲當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獨下片紙詔書。數承偕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奮。願爲陛下死矣。帝遲回久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投荒裔可乎。曰。可。乃流承偕。而昭義遂安。時廷論僉言。度有文武才。今天下未平。宜畱以自輔。帝亦自重之。畱輔政。而權佞側目。以危言摧之。僊闋月。罷爲左僕射。會帝復以餌。方士藥暴病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請對。請立皇太子。立景王湛。而崩。

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穆長子，母恭僖王太后。長慶四年春正月，即位。太子經天，夏盜

入清思院，伏誅。

上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太子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

晝夜越獵，不在宮中。此其日也。詔以為然，乃陰結染工無賴數百餘人，匿其紫草車中，載以入。有疑其重者，詰之

則殺之。斬關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左右軍角伎，帝常佑右軍。至是，帝狼狽欲亡之，右軍以遠不能

至，如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出走，遇之，自負帝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帝憂，二太后隔絕

存亮，復以騎迎至軍，詔亦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日，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詔胎愕走，藝全兵至

擊殺之餘，黨悉獲。帝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金杖而遣，復舊職。存亮不以自功，委權寵，出監淮

南軍吏侍郎程。

李戶侍郎易直。寶曆元年春。

正月，己酉，朝獻太清宮。

歲黃洞蠻陷睦州。

寶曆元年春。

庚戌，朝享太廟。辛亥，郊

赦。相僧孺罷。夏，羣臣上尊號。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秋，昭

義帥劉悟卒。子從諫為副。

初，悟與監軍劉承偕偕郤承

京師，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客，買直言質責之。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之。如公者

矣。悟遽謝，為其退，匿承偕囚之，而承偕見貶。自是益專肆，累簡較司徒、平章事。及是卒，從諫匿喪，謀為後。直言

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功不細矣。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繫淋頭，比死以為恨。爾孺子何敢然？父死

不哭，當何庸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恐，乃發器，朝廷得悟遺表，議後未有定。僕射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

貴定，伐謀當在初。今劉悟死數月矣，尚未有處分。此事機所失也。所幸從諫未嘗典兵馬，而昭義貧無優賞，其

衆不必從。但速除近地一將，補之令兼程赴，則軍心有斷。繫鎮矣。若屬有姦人為之畫，張賞格塞軍士，凱望寧

復可冀乎？臣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願上裁時李逢吉、王守澄計已定，竟以為昭義使，已入朝，欲請他

鎮自效。至都見政柄不一，冬，封皇子晉王。二年春，守司空度同平章事。

秋，太白犯太微。冬，程逢吉罷。十二月，帝崩葬。

百史一編 卷之四十一

莊陵。諡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帝在位亦聰睿而荒。大臣李逢吉

等與閹王守澄比而專政。逢吉性險譎，忌前如賢善。方

准蔡時，以密沮相度，見黜。穆宗立，以青宮恩，結伴臣還朝。度條元稹、愷、佖以聞。逢吉以為其隙可得乘也，思介

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為種刺度，命參鞫無狀，而度種坐皆罷。逢吉代相，族朝臣不逞者，造流言，百端中傷度。翰林學士李紳直面試其所為，以帝遇紳厚，不能間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

憲。帝以中丞亦次對官，許之。逢吉以吏侍郎韓愈素剛好直，改為京兆尹，特詔不臺參若寵之者。紳果以劾愈愈以詔自解，而文刺紛然。逢吉奏二人不協，請益罷愈

兵侍郎，而出紳觀察江西。愈紳入謝，帝問故，乃寤為逢吉所賣。紳愈得畱，而紳族子虞密以紳平日所論逢吉語告逢吉，逢吉愈益恚，與翰林學士紳

為怨。帝始踐阼，令閹守澄謂帝言：陛下所以得為儲貳者，逢吉力也。儻如杜元穎、李紳之言，天下歸深王矣。天

子疑未信，而逢吉亦以為言。天子以為適合也，而信之。貶紳端州司馬。逢吉帥百官以去，大姦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右拾遺吳思不賀，立遣使吐蕃，其黨張又新等

猶忌紳。上書言紳罪重，貶輕，請行誅。朝臣莫敢言。翰林學士韋處厚曰：紳先朝舊臣，今有過當拔瑕洗釁，况譖

人者，亦已太甚。何渠信乎？建中初，楊炎賊劉晏以復讎使方鎮，得以為名，而兵連禍結，盧杞復傾炎，殺之，可鑒也。帝稍開悟，會大赦，左降官無量移之條，處厚言逢吉

因紳一人，皆不得蒙恩也。帝悟，令追改。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戡也。乃焚譖

紳書。然不召。待守澄逢吉如故。時逢吉用事。所親厚者李虞。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程昔範。姜治。及從子仲言等八人。並列要地。又十六人從而附麗之。更進用事。時目爲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子不行爲况也。又新最附執而誕。學士紳貶。旅揖百官曰。端溪之行。又新不敢多讓。虞權輿。栖楚。仲言。實中。荏。慕寵。利干進。然詭激爽辨。敢爲怪行。徼名高。時帝視朝晏。栖楚獨留。跽進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初。當宵衣求理。而梓宮在殯。嗜聲色。寢日晏。方起。臣恐非昌祚之福。請碎首玉階。謝諫職之曠。遂叩首血出不止。逢吉宣令退。栖楚捧首起。更論

宦官事。帝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旨報聞。乃出。於是二相贊其言。忠命中使。就仗宣慰。後諫官入論事。帝問前破頭廷爭者安在。卽日擢諫議大夫。帝幸溫湯。拾遺張權輿叩頭言。昔周幽王幸驪山。爲大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營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顧若此凶耶。我試往驗之。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當是時。帝坤闇。權重大臣。栖楚。權輿等恃逢吉爲奧援。而專攻上身。能訐直如此。人何可以迹信也。初。牛元翼之被圍深州也。以驍騎突圍跳身出走。徙鎮襄陽。數

賂王庭湊請其家不與會元翼卒庭湊盡殺其家帝聞
慨然歎以為宰相非才令凶逆縱恣如此學士處厚為
上言逢吉以恩讐為用捨今在廷人慮無不為逢吉指
使者裴度勲德為天下所嚮信而違之俾不通夫理亂
之本非他順人則理違之乃亂陛下當食太息恨無蕭
曹而一裴度不能用此馮唐所以為漢文惜也臣與逢
吉素無私嫌而嘗為裴度以非辜貶斥今此陳聞者亦
上答聖知下達群議耳帝心動已見度奏狀無平章事
問處厚乃具得度為逢吉排沮之狀於是加度同平章
事數遣使勞問度入朝得召相逢吉與其黨皆百計
沮之張權輿為上言

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今不召自來其
意可見見帝雖孺蒙察其誣而待度益厚度多所匡拂亦

時見聽用帝欲幸東都大臣以勞民諫不聽憲曰吾意
欲東耳誠勞民敕從官宮人齎糗糒自從趣

治行度從容進曰國家本所為設兩都者備時巡也但
多難來宮闕營壘若百司率備廢不治陛下必欲行假
歲月完新之乃可耳帝曰諸言事者云不當往
無足當朕心者如卿言雖不在可也遂輟行朱克融

以春服䟽惡怒執敕使奏之且乞度支給將士春衣又

奏欲將兵及丁匠助修東都帝患之以問相請遣使宣

慰度曰克融咆哮已甚將自斃願勿遣亦勿索敕使旬

日後徐賜詔云聞中官至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

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所欲聞將士春衣非所愛但

素無例不可開也其所稱修助宮闕皆虛聲非事實若

直挫其姦第云丁匠速遣若姑示含容則云不假遠來而已帝悅如度畫報克融惶恐歸赦使已果為其下所殺帝視朝晏度請順盛夏時令蚤臨朝無勤聖體冒烈暑且請廣延問防壅蔽帝悅為視朝加蚤度既相諫大夫栖楚顧囁嚅附度耳語求媚示幸親矣御史崔成嫉其傾不持解登獻日丞相不當許所器官囁耳語度笑飲之栖楚慙趨出已帝益荒縱不視朝學士處厚入自陳有罪願前死問之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用不究於高年罪應死所為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已十有五年猶得效犬馬也今陛下樂畋昵色不自制而皇子方禴祿臣無所逃死因

伏地泣帝亦泣賜錦綵慰薦其意無何崩於絺帝好擊小好手搏又好深夜狙狐狸自捕之性復褊急宦官力士素恩狎然忤意輒捶撻甚者配流籍沒之衆洵洵怨夜獵還與宦者劉克明等擊毬酒酣闍克明矯旨立絳入室更衣忽殿上燭滅為羣闍所絺闍克明矯旨立絳

王悟樞密使王守澄楊守和申尉魏弘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兵捕克明等盡誅之并賊絳王於是中書令度攝冢宰翊江王入即位

是為文宗守澄等欲號令中外情莫知所處問學士處厚處厚曰春秋內惡必書以明逆順今正名

討罪何諱哉問江王踐祚禮處厚曰詰朝以王教布告中外言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冊即位耳守澄從其言而定

論曰自文皇帝造唐而玄宗英武戡內難憲宗明斷定

淮蔡河北幾平。庶幾哉。唐三宗於漢七制乎。比隆矣。然天寶之季。竄身庸蜀。元和之末。身死閩豎。為百代笑。斯遵何過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哲人之愚。亦職維戾。則侈心生而大業荒也。故夫古哲后庸。祇庸威。慎終如始。有以耳。穆敬不君。國統幾絕。詩人所為賦。狡童者也。迄不振。何惑焉。悲夫。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終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文武宣懿僖昭昭宣帝帝紀

文宗皇帝諱昂。

初諱湏。封江王。穆弟。二子。母貞獻蕭皇后。

始即位尊母妃蕭氏

為皇太后。中書侍郎處厚。

韋同平章事。太和元年春赦。

改元。

免京兆今年夏稅之半。賜九廟陪位者子孫二。夏階立。功將士階爵。始封諸侯。王後。予一子出身。

李同捷反。詔發諸道兵討之。淮南節使王播入朝。進左

僕射同平章事。

旱。錄京畿繫囚。

二年

春正月壬申地震。夏。巴。巴。大風拔木。

夏。河溢。壞棗

州城。越州海溢。秋七月。彗星出右攝提。京畿十七縣水。

王廷湊反。詔發諸道軍討

之。安南軍亂。

逐都護。韓約。

冬

給復棗州一年。稟戰土創廢者終身。

相處厚。卒。中

書侍郎隋路同平章事。魏博軍亂。兵馬使開三年春。魏

博平。義成帥李聽討夏。滄景平。橫海節度使李祐克德

殺之將陵給德滄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兵馬使吏侍郎

宗閔。李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

享太廟甲午郊赦是歲雲南蠻陷雋邛二州寇成。四年春正月封子永魯王。帝第兵尚書僧

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播卒。興元軍亂。使相絳薨於亂。

判官薛齊趙存約死之。山南東道節度使造討平之。夏。晉國公守

司徒度平章軍國重事。疾損日三五日一入中書詔錄

諸司刑獄。秋。行尚書右丞申錫。宋同平章事。太原饑賑

守司徒度表避位。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郾州水溺居諸

道大水。詔發廩賑。京畿淮南河五年春。罷朝會。以積陰

降漳王。漆巢縣公。相申錫貶開州司馬。盧龍軍亂。逐節

載義夏梓州江溢淮浙江六年春。罷元會。賑鰥寡。蘇州

東西鄂岳大水冬大雨雪生白。夏。給杭民疫死者棺。十歲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秋。立皇子永為皇太子。錄罪囚遞降諸王出次授緊望

擇配文武常參官州府長冬。相僧孺罷。賑蘇湖民遭水

患者。七年春。兵尚書德裕。李同平章事。夏六月相宗閔

罷秋。右僕射涯同平章事。旱。避殿減膳徹樂。出宮女千

人。縱五坊鷹犬。停工作。降死罪以下。八年。春二月朔日

出太徽。長丈餘。大雨震殿。冬。中書侍郎宗閔。李同平章

事。東廊廊下地裂百三十尺。卷之四十一

事相德裕罷。幽州軍亂。逐節使楊志誠志誠入朝下臺

後 莫州軍亂。逐刺史張惟汎 九年。春京師地震 夏相隋罷中

書侍郎餗。賈 同平章事。四月大風拔木落舍 秋門下侍

郎固言。李 同平章事。尋罷。禮侍郎訓。李 刑侍郎元輿。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尚書右僕射覃。鄭 權戶侍郎石

李同平章事。京師亂。相涯。餗。元輿。訓。金吾大將軍約。死

於市。注死鳳翔。皆以逆法族。闞仇士良魚志弘兼上將

軍。十一月戊辰晝晦 開成元年。帝十年春正月朔日饒赦改元

歲稅賜文武官階 夏門下侍郎固言同平章事。秋七月

雨 二年。春彗星出危長丈入女漸長開至五丈餘分雨

土 岐一指尾一掩房長六丈無法在九七度長八

丈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詔一日膳料分供十日素

服避殿徹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縱五坊鷹集禁京畿

採夏工侍郎夷行。陳 同平章事。秋封敬宗皇子四人皇

子一人為王。早徙市 河陽軍亂。逐節使李涿冬京師地

州條 三年春正月相石遇盜傷。避位出鎮。大風 戶尚書

嗣復。楊 戶侍郎珏。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五月月犯

盜 冬十月有彗出于皇太子薨。四年春。正月彗星出于

竟 天閏月。三月。中書令晉公度薨。葬裴文忠公。時閣豎

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器。度自度不復可有為治。綠野堂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窮晝夜宴飲為樂。開成二年

節度使張璠卒。軍中立其子元益。度遣使諭意。乃之鎮。易定

束身自歸。以病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帝怪無遺

昌中加贈太師配享憲宗廟廷度貌不揚退然纔中人而操持堅正神守閑定機至立斷功名震於四夷汴宋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絲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築塞在中書時左右白失印聞者震愕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吏盜之印文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其識量如此元和長慶來使外國者其君長少問度年歲狀貌何若蓋畏之也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倚爲安危擬之郭汾夏相覃夷行罷夏襄陽竹結實米可食旱滄景青陽云涘有聲如雷鎮冀秋太常卿鄆雀同平章事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冬十月地震赦京畿死囚已下十二月乾陵寢宮火五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三謚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葬章陵帝爲諸王時深知穆敬兩朝荒晏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擢學士處厚同平章事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

大省教坊冗食千二百餘員罷遣鳳翔淮南所進女樂爲絳王舉哀輟朝三日誅妖妄僧方士挾邪疑衆者敕近歲貯錢穀別藏歸有司凡宣索纂組彫鏤之物並罷禁中外官車服第宅侈踰制者敬宗時月視朝纔一二帝復舊制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退待制官雖設未嘗召對至是屢召見延問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永安殿而帝母蕭太后居大內帝孝謹事之如一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已乃後進御幸十六宅宴諸王治親親恩決內官范文喜供以諸王食物不精故聽朝暇惟讀書史未嘗及聲伎遊畋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帝謂

之曰。朕慕卿門地。以尚主。此中聽他貴戚服之。卿毋爾爲也。於延英謂宰相曰。吏部不選才。獨循舊。此謂配官。其安得無濫。可釐革否。相對曰。令錄可。資望官宜循舊。召三銓謂之曰。比選令錄如何。對曰。以資。帝曰。資合得而才劣。則何如。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嗟乎。以劣才治邊民。邊陲疾苦可知也。自大曆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抵以倍稱之息。貸錢億萬。賂中尉得之。未嘗繇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至是相度相處厚。始簡堪將者奏用。中外翕然。以太平可冀。然帝性仁柔。雖虛懷聽納。未有能堅決者也。與宰相議事。已旋復中變。又閤於知人相處。

厚於延英獨對。請曰。陛下不以臣等爲不肖。使待罪在位。所奏可輒中變。豈自上心出耶。抑得於橫議而奪邪。自上心出。乃示臣等以不信。奪於橫議。卽臣等亦何名執政乎。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矣。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宜親之。重之。委信之。臣陛下所親擢。卽不任宜先罷。無爲使大政旁落。趨沒堦頓首求罷。帝矍然慰勞之。復召問欲言處厚。諱復於君子小人之際。甚懇而力言裴度可保任。帝嘉納之。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陰與通。相度未之知也。以爲無二心。憲誠吏請事。詣中書處厚。召語之曰。歸語汝使。

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我則不然俟汝使所為奉國典從事耳憲誠懼不敢復與通無何薨

處厚字德載京兆萬羊人

車繼母孝憲宗初擢左補闕相絳言帝王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處厚不聞規納之言而擢之何也帝

曰處厚與路隋屢疏陳謹言忠顧卿未知爾繇是中外推其靖直穆宗時累翰林學士處厚以帝冲不悅學與

路隋合六經要言為書以獻勸講讀相二歲方奏事暴疾化遂卒贈司空處厚姿狀如處子居家易良至臨大

節堅不可回奪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私而任官擇材往往隨所長棄瑕錄焉性嗜學家讐正書至萬卷云

憲宗時相吉甫當國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舉直言對策陳闕失無諱多刺譏考官揚於陵韋貫之署上第吉

甫憤恨持章至泣下訴于帝曰湜翰林學士王涯甥涯與覆策不自言行私相埒庇不言為阿黨請黜之憲宗

重失吉甫意為罷埒譴考官僧孺等十年不得調因相與為怨當是時吉甫主討王承宗吳元濟之書為李逢

吉所沮吉甫卒裴度代相持吉甫議益堅因平淮蔡而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於是衡吉甫而怨度宗閔壻蘇巢

舉進士有名段文昌白發其私時德裕為學士助為言宗閔得譴故二怨交作敬宗時逢吉以結大闡王守澄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國史補 卷之四十一
能難以老疾辭位。詔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請謝。以
使相出鎮。而宗閔僧孺愈益專。當是時。盧龍將楊志誠。
逐節使李載義。帝召宰相謀之。相僧孺不能辦。乃謬言。
范陽自安史來。非國家所有。劉總斃。獻其地。朝廷費錢。
八十萬緡。無何而失之。今日之志誠。猶前日之載義也。
因而順撫之便。帝從之。載義跳身走京師。又拜太保。平
章事。賜第優給。而以志誠爲留後。蓋政亂如此。視始對
策時。責相求治。如二人。顧日修中朝之怨。擿朋黨益急。
天子益厭之。會朝。憂形於色。太息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豈有意乎。僧孺對曰。大乎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

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必別求太平。
非臣愚所及。請避位。命出鎮淮南。而德裕召入兵尚書。
始帝不悅於僧孺言者。頗言僧孺與德裕隙。害其功。以
得召。宗閔百計沮之。莫能得。以爲憂。京兆尹杜棕說宗
閔曰。德裕有文章。而進不繇甲第。每自嘆。若使知貢舉。
卽宿憾平矣。宗閔以知貢舉得士。卽爲羽翼者多。難之。
曰。更思其次。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許之。遣棕私
以告德裕。喜過望。至泣下。而宗閔復中尼。及得相。入謝。
帝首言及朋黨。德裕因得排其素所不悅者。先入之。帝
嘗言殷侑經術似鄭覃。宗閔曰。覃侑經術誠可嘉。然論

議回辟不足聽。德裕曰：覃侑守經論事，人不欲聞，而陛下獨欲聞，幸甚。給事中楊虞卿結權倖自進，帝以爲言。宗閔曰：臣素知之，皆不與美官。德裕嘻笑之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帝於是罷虞卿，而用覃爲御史大夫。宗閔大懼，恨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或諷之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可矣。宗閔愀然而止，已罷去，而二怨益深。先是帝患宦官強盛，密與相宋申錫謀去之，事頗露。申尉王守澄用鄭注計，度帝所心忌者，漳王濬，漳王帝弟也。賢而有人望，遣軍候誣告申錫陰謀，立漳王。帝方浴，守澄故持童走浴室，扣戶入奏之，語驟甚。帝怒，命遣神策士

二百，立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叩頭爭曰：謀反者獨申錫，奈何不當令南司議乎？不且變矣。守澄嗒然馳召相相僧孺等入，出告牒示之，皆貽愕，不知所對。而守澄立捕所告品官置獄，禁申鞫之，立誣服。獄成，議抵死。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官十四人請延英請對，前叩頭泣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卿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寘於法，殺一匹夫猶重。慎如此，况宰相乎？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韋溫、盧鈞等請以獄付外廷覆按。僧孺曰：覆按善，人臣願不過宰相。申錫旣相矣，卽立王何求？請下覆按。注恐

覆按詐得。乃勸守澄請貶黜無按。於是漳王降巢縣公。

流申錫開州。注：絳人，以方伎遊江淮間，佞諂甚，億探人度隱輒中，令中竭自屈也。遊襄陽，節度使

李愬悅之，親用市權監軍王守澄以為言，愬曰：有之，然其人才士，監軍試與語自知之。既見機，辨鋒發，守澄乃

大喜，恨相見晚。及守澄入莞樞密，注日夜為謀議通賂遺權勢薰灼，侍御史李欵於閤內奏彈之。旬日章數十

上，相王涯本因注通守澄為寢其事，而守澄匿注於石軍軍將李弘楚說中尉帝元素召殺之，因見帝請罪元

素從之。注至，螻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起執手，以金帛厚遺之而遣。已帝頗聞注為守

澄謀主，竊權勢問守澄曰：外議籍籍言有鄭注者，在中尉所招權賂寧有之乎？守澄對曰：有之，彼其人才士，上

試召見自知之，既見帝釋然立以為侍御史，朝野大駭。

會帝得風疾不能言，飲注藥而効，益大寵。時大旱禱用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疏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

誣枉被刑，鄭注之姦倖獲用，今獨斬注，雪申錫，天必雨。

不聽。會鄭注說李仲言介之王守澄，守澄悅薦之，帝言

其善易。時李逢吉留守東都，欲自進，而仲言失勢，流象

注好土，有中助可圖功，逢吉持金寶數百萬，令賂遺之，以得進。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

族，既見持詭辨，激昂可喜，帝大悅，即左右近臣見仲言

事辭亦莫不洒然動容色也。當是時，李德裕既相，逐宗

閔得政矣。而仲言則故嘗與從父逢吉謀逐李紳，危裴

度，擯已劔南者也。大患之，乃言於帝曰：仲言曩所為計

陛下盡知，今奈何寘之禁，近乎？帝曰：人孰無過，仲言才

獨不容其改過乎。對曰：臣聞惟顏子為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未及，或失中者耳。若仲言，則惡根於心，此安能自還哉？帝諱守澄薦，乃佯曰：逢吉薦之，朕聽之。今不欲食言，對曰：逢吉故宰相，而薦姦邪，熒主聽，亦罪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可乎？對曰：亦不可。帝顧問相，涯何如？涯始聞帝嚮仲言，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既覘帝意堅，又與德裕忤，畏其黨盛，遂漫應曰：可。德裕驚，亟揮手止之。帝回顧適見，遂大疑德裕為傾仄，不憚罷。於是仲言與注比，而譖德裕，且引李宗閔為援。於是宗閔復相，出德裕鎮海，尋貶袁州，而仲言為翰林侍讀，改名訓。

德裕本才高，然亦枯樞，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見帝，乞留以為兵尚書，宗閔言制命已行，臣子何得自便，復出鎮浙西，潼王保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金陵，詔德裕存處，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賄仲陽，結潼王圖不軌，相隋救之，帝怒，以為黨，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鎮尋，以帝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疾，不至，又在蜀徵逋負錢，百姓愁困，已訓求官兩省，而宗閔不許，怨之，因又貶袁州司馬。

逐宗閔。京城訛言鄭注為帝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語出虞卿家人，帝怒，下虞卿獄，宗閔救之，遂貶。始天子忿宦官強盛，元和寶曆

諸逆黨猶在意，恨之，顧在位臣類持祿養交，無伏節死難者，獨內憂已，訓注階守澄見，而伺得帝陰指，間深語，則裂背扼腕，進密畫，深逢之，帝以為樸忠，無阿私，大悅之，恨相見晚，於是二倖比而用事，訓起流人一歲中，連

逐二相。遂得相。而鄭注官翰林。衣鹿皮裘。以隱淪自處。則以師友待之。又深疾朋黨。以舒元興起踈遠自進。孤立無爲黨。得召相。而德裕宗閔前所爲。立黨相傾者。目爲二黨。遷貶無虛日。班列一空。時諸閣以訓注本因守澄進職勸講。時召不寘疑。而訓注講至古閣寺事。未嘗不感憤。申重激帝聽。帝見其言縱橫。以謂氣足任也。益信不復疑。待遇隆特。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爲帝言當盡殺中官。次復河湟。又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掌。繇是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時出休沐。賓客填門戶。賂遺山積。中外謂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

自結於帝。與密謀也。方帝之立也。仇士良有力焉。王守澄抑之以有隙。訓注爲帝謀。擢士良分守澄之權。士良旣進。多譎智。而守澄乃大困。已詆誣以陰重罪。遣中使就第賜之酖死。陳弘志時監興元軍於外。又爲謀召還。至青泥驛。封杖決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訓注必盡誅宦者。又傾仄。訓雖因鄭注進乎。及在執。心思之。託以中外協執。得行誅。出注鎮鳳翔。期至鎮。同發注出鎮。則與京兆羅立言。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先期發。使注不得蒙其功。乃陽出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以行之。鎮各募壯士以待事。時相惟舒元

輿與其謀王涯賈餗莫知也九年冬十一月乙丑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班定約前奏左金吾廳事後有石榴夜其露降其上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賀再拜帝命宰相往行視還奏露疑非真宜更遣驗視帝顧仇士良等帥宦者群往視之宦者聞甘露降殊喜各犇往請金吾觀出殿門而訓出懷中敕召行餘璠領所部往卽誅之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受命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以待訓召之入而士良等至金吾縱觀韓約忍色變流汗士良業恠之俄風吹幕起見所伏者兵甚衆則大駭走帝前告變訓大呼甲士急上

殿衛乘輿人賞錢百緡未及上而宦者已舉軟輿迎帝決殿後罍罍疾趨北入東上閣門矣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二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而卒從人於技擊不習所死傷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亟乘馬馳出走鳳翔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帝豫其謀怨憤語不遜帝慙懼無以應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千五百人露刃出擊爲亂者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平民酷販在中者又千餘人是日也坊市中惡少乘亂大掠者久之於是神策卒擒元輿涯餗璠孝本立言等繫兩軍鞠之涯

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服。與約等謀大逆。明日。帝御紫宸殿。朝百官。問宰相安在。今不來何也。士良抗聲對曰。王涯等謀反。繫獄矣。因以涯手狀上。帝心知涯鍊不在。事悲憤。不自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時李訓出走。道爲蓋屋鎮將所殺。馘獻矣。則函其首。以先繫諸將相。從獻廟社。徇兩市。命百官臨觀。腰斬于獨柳下。遂並族。數日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預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敗。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屠其家。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以討逆功。各進階。遷官有差。本訓

注佞利口似才。而貪賴無遠畧。又所錄進自宦官。顧不孚號正人。協心力已難。而獨以其私智小譎。欲以戡百十年倚深巖盤據。不可拔之群凶。豈不悖哉。自是延英論事。士良等動引訓注脅天子。摧折宰相。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中書惟空屋敗垣。百物皆闕。而相石鎮靜方肅。疑然如異時。江西湖南進官健衣糧錢。爲中書募召費。相石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當爲神靈所佑。縱遇賊盜。必不能相傷。若內懷欺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獨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其兩道所獻歸勿受。從之。初。訓注勅諸道各殺其監軍。不克。至是入

朝諸監軍乘驛疾驅前宣言必盡殺諸大臣以報忿京
城訛言寇至民驚走百司奔散惟相在中書相覃謂石
曰耳日頗異盍少出避諸石曰吾與君備位宰相人望
所屬不可輕也且人言何必信第堅坐鎮之若宰相先
動爲民望者亂矣令禍亂果作卽避將安之坐視文案
沛然自如哺乃定是日坊市惡少望皇城閉卽肆剽如
甘露時矣當是時中外憤鬪逆縱莫敢難獨藩鎮各據
上擅兵難動搖於是昭義帥劉從諫上書言涯等荷國
寵榮訓等志清內難兩中尉誣以反逆中外悼傷且令
實有異圖亦當委之刑官明正刑典豈有內臣擅興甲

兵恣行屠戮延及士庶橫被殺傷

乎臣欲身詣闕廷

脩飭封疆訓練士

而陳曲直恐弁陷孥戮無補國家
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報國恩士良等懼進從
諫簡較司徒柔其心從諫復表讓曰臣前所陳繫國大
體如言可采則涯等宜蒙昭雪如不可采則賞典不宜
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顧冒荷榮祿乎因暴揚士
良等罪士良等惕息爲少戢繇是宰相粗能秉政而天
子倚之亦差用自彊明年春相楚從容言王涯等身死
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帝慘然蹙頰者久之命京兆收
葬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中相石爲帝言宋申錫

忠直被厚誣。未昭雪也。帝流涕曰。知之。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相容。朕之不明。豈及悔哉。曩令遇漢昭帝。無此矣。命復其官封。於是相石時時為帝言。為理不可速成也。今內外小人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內。官中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宜褒賞以勸善。表盧鈞。鎮嶺南。已為帝言。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饒近歲厚賂。比司乃得鎮。今曠然一新。聽臣等簡用。宜顯褒。欲調劑平闡。心如此。帝每太息。致治之難也。今卽位十年。震擾皆自取。當奈何。後豈及意乎。石欲強帝意。令無懾。前對曰。陛下躬自克。幸甚。然人志氣。雖賢。

聖必熟更嘗。乃後定。何來震擾。天其固陛下之志乎。且責治忌太早。古之人孜孜養德。亦十年適成。豈謂晚哉。昔仲尼稱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生長深宮。非起自民間。人情偽豈盡知。以臣主度之。陛下試自謂。今請事變。何如。卽位時。帝意稍解。曰。似有間。石因曰。幸甚。陛下繼自今時。親經史。觀治亂之故。更十年。盛德必日新。致昇平非晚也。帝曰。行之能至乎。對曰。今四海一家。惟登拔才良。使小大任職。愛人節用。不加賦厚歛。則太平之術也。於是開成。改元。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繕天下非藥物茗果。

他貢獻悉禁。罷宜索營造。皆石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欲無爲空言。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百司無所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於下。請臨勅十道黜陟使。與長吏奉行。又爲上言。致治在得人。德宗多猜貳。而仕進之途塞。有奏請輒報罷。東省至閉闔者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攝官。故兩河諸藩競引士。士豪僞喜利者爭趨之。因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朝廷至爲盱食。元和間。進用日廣。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爲之用也。帝曰。善。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其博選士。石用韓益判度支。已益以贓敗。

案罷之前。謝曰。臣本以益曉錢穀。故任用。乃不保其貪。臣迷謬請死。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過則棄。故人可官才也。卿所用人而不掩其過。此謂至公。何謝乎。他宰相所用。則強蔽其過。此大病也。當是時。朝廷幾振爲仇士良所惡。又以帝親倚石。不得間。乃伏盜親仁門側。陰射之。馬傷驚馳歸。復有盜邀擊之坊門。不中。斷馬尾。天子

駭愕。京師大震。石因卧家固辭位。乃以使相鎮荆南。

石字

中王。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於是鄭覃與陳夷行並相。後乃用楊嗣復。

李珣參之。嗣復本宗閔黨。深心厚貌。復以黨相傾。如異

時。寘社稷意外不問矣。嗣復內心傾仄。外以晏裕將之。初欲援宗閔。恐覃夷行爲間。乃

託宦人諷帝自發之。帝於紫宸謂相曰：朕念宗閔久矣，欲復授一官，何如？夷行曰：宗閔寶曆中，列入關十六子，朋比險妄，幾危朝廷。昔舜逐四凶，而天下治；陛下奈何念之？覃曰：陛下用宗閔，臣請避位。嗣復乃從容進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愛憎奪陛下言是也。帝說以宗閔為杭州刺史，巴嗣復為上言。陸彥昇居田間，而上書論兵忠可勸以官。李珣趨和之，覃不平，詆以黨語甚急。於是嗣復從容起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黨孰與覃？未知覃顧謂誰為黨？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臣罪大矣。願乞骸骨。帝不懌，罷會。已而覃為帝言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乃漸不如前。嗣復進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故政美；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乃在臣。因頓首曰：臣不敢復入中書。帝召還勞慰，乃起謝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恐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嗣復起之，而罷覃夷行。覃清儉，夷行耿介，竟為嗣復以機辨深傾之，而罷帝寬仁不斷，本深惡朋黨，而奸黨卒勝，終莫之能正也。每歎息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帝感中外多故，常忽忽不樂。諸宮中宴會，十減六七。時

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常曰：我觀貞觀開元時事，何時何事較今日，卽氣拂吾膺。因鬱鬱成疾。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勝日九迴。每退朝，獨飲醇酒，求醉耳。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前，問曰：卿視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何敢望堯舜。所問卿者，獨謂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主，安足較。而上嗷嗷若是。帝曰：赧獻受制彊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髡襟。墀亦伏地泣，不自勝。自是不復視朝。皇太子求者，王德妃子也。妃無寵，而楊賢妃嬖，為所譖死。而太子頗宴遊，昵

小人賢妃日夜毀短之。帝召宰相及官兩省御史議廢立。皆言太子少。即有過可改。國本至重。幸垂三思。中丞狄兼謩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止一子。不豫教。使至是。豈獨太子之過哉。翰林及六軍使復表論。帝意解。事得寢。獨東宮宦官宮人坐流死數十人。無何太子暴薨。賢妃請立安王溶為皇太弟。相珣不可。乃立敬宗第六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而帝乃大悔。嘗幸會慶殿作樂。有童子為緣撞戲者。登高危盤舞。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帝怪問曰。是夫旁皇走者何。左右對曰。父也。危其子緣撞。恐或顛而然。帝泫然流涕曰。天性也。朕貴為天子。顧不能全一子。豈不痛乎。因罷樂感傷而疾劇。欲引宰相入。令奉太子監國。而大閹仇士良。陳弘志以太子立功不在已。乃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穎王漙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復為陳王。帝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乃即位。是為武宗。時上良等怨文宗甚。凡樂工內侍得幸者。畢誅逐。諫議大夫裴夷直上疏言。陛下繼統。宜敦行喪禮。早親大政。幸天下。乃未數日。屢大誅戮。驚率土視聽。傷先帝神靈。將人情何望。國體至重。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即其有罪。需旬時何晚。不報。

武宗皇帝

穆宗第五子。母宣懿韋太后。

開成五年春即位。追尊母妃

為皇太后。彗星出。夏。大風。干室壁。夏。拔木。嗣復罷。刑尚書琪。崔同平章

事。以旱避殿。理囚河北。河。秋。大風。拔木。珽罷。門下侍郎德裕

李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彗。星出東方。會昌元年春。正月。已卯。朝獻。太清宮。庚辰。朝

享太廟。辛巳。故相嗣復。珽貶遠州刺史。門下侍郎夷行

陳同平章事。夏六月。星旁午散流。關東蝗。盧龍軍亂。將。秋七月。彗星出羽林。漢水溢。

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閏月。將張絳殺行

泰。自稱主軍務。冬。軍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幽州。十

一月。大星東北流。光燭地。彗出營室。五。詔河東振武軍

備回紇。回紇將嗚沒斯降。是歲。烏介可汗。以。二年春。宋。太和。公主入塞下。

二州。中書侍郎紳。李同平章事。夏。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赦。賜文武官。秋。相夷行罷。中書侍郎讓夷。李同平

皇帝。赦。階勳爵。

章事。封皇子四人為王。十二月。京。師。地震。幸涇陽。較獵白鹿原。

三年春。回紇寇雲朔。河東將石雄擊破之。得太和公主

以來。二月。朔。日。夏。昭義。劉。稹。反。自稱。留。後。詔。成。德。魏。博。河中。河。陽。諸。道。兵。討。之。

中書侍郎鉉。崔同平章事。相德裕進司徒。秋。忠武節使

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冬。安南軍亂。四年春。太原軍

亂。將楊弁殺使相石。討平之。二月。朔。日。饑。秋。相紳罷。鎮淮南。

右僕射棕。杜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省冗官。千一百。昭。十四員。

義平。劉稹誅。給復澤潞邢洛磁五州一歲。相德裕守太

尉。封衛國公。冬。幸鄴。幸雲陽。五年春。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朝。赦。相棕罷。判戶部。元

獻太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郊。

卷之四十一

式雀同平章事作僊臺南郊義安太后崩王氏敬宗母

日釋服以十二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李同平章事

秋七月簡較右僕射肅鄭同平章事六年春二月旱錄

囚有星流大角如桃大色免今歲夏稅帝不豫光王怡

為皇太叔帝崩年三葬端陵謚至道昭肅孝帝在潛邸

時悒悒文宗之選悞少斷也而溥相嗣復珏不予其所

為聞李德裕賢心重之及即位嗣復珏相繼罷去而德

裕召相德裕既入謝首為上言人主之職在辨群臣之

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既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

人為邪辨之難然臣竊以為無難也正人如松柏挺特

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執不能自起故正
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
也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繇執
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夫宰相何能人人皆忠良
哉不皆忠良而為欺則主心疑主心疑而旁詢小人以
察之政無本矣太宗玄宗德憲二宗皆聖主盛朝其始
一委任輔相故賢者得盡其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
眩視聽而治亦寢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所聽任者
惟裴延齡輩宰相獨署敕充位此永鑑也夫輔相有欺
罔不忠者當亟免退忠而材者屬任之令政事常在中

書則天下何憂不治。又言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顯斥。積纖微不謹。馴致大而誅貶。願陛下終以爲戒。臣等有罪。卽賜面詰。小過容其悔改。大事斥逐。如此則君臣兩無疑間矣。帝曰善。已。帝從容言。或稱孔子其徒三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邪人熒惑之言。不可聽也。臣嘗謂共鯨驪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鯨驪兜爲黨。舜禹不爲黨。何也。共鯨驪兜以邪心相比。周迭爲掩覆。互相從與。故爲黨。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志。壹不交以私。豈謂黨哉。周衰。四豪各有客三千。背公死黨。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

徒用仁義相切磨。群而不黨。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不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私乎。誠爲國。則趙盾隨會先發。後繼。不爲黨。房杜謀斷。相資。不爲黨。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引其類。以據美官。徼權利。不者。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此察之。則情僞

得矣。帝曰善。

德裕御史大夫。栖筠孫。相吉甫子也。少卓犖。有大節。陰補較書郎。穆宗時。擢翰林學

士。帝以德裕名家子。有文章。甚顧厚之。會疏請戚里不得請。宰相私第。與交通。爲李逢吉所扼。出觀察浙西南。方信機巫。雖父母。邁厲疾。子棄。不顧養。德裕召長老。可告語者。諭以孝慈。大倫。使歸。相曉。敕棄不養者。寘顯法。俗爲立變。毀淫祠。數千所。法嚴令具。盜不得作。敬宗立。詔浙西。上脂盂。粧貝。德裕言。臣准三月壬子。赦令常貢。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爲姦。而民益彫。蠲也。本道素稱富饒。近更李錡薛平之苛。加以亢旱。物力

大屈軍用褊急率歲經費常負逋十三萬有奇今所須
脂盪粧具度用銀二萬有奇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工
難立辦願詔宰相使臣何以不疲人不歛怨不乏軍興
而仰遵詔旨乎昔太宗時使者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
亮獻之大亮諫止詔書嘉嘆玄宗時遣使抵江南捕鷄
鵲翠羽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造琵琶捍撥鏤
牙簫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夫名鷹鷄鵲鏤牙簫微物也
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今所需天鵝天馬掬豹盤
纒文彩怪麗惟乘輿得御而廣需千匹臣竊惑之昔漢
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德仁慈儉稱之至今願陛
下近師二祖之容納遠法漢家之恭約裁賜節減天下
幸甚帝優詔停止泗州僧開壇度僧尼云爲天子誕月
資福亳州僧得聖水云可已疾請禁止填塞語具異教
考天子荒晏數游幸廢朝上丹宸六箴以諷已入爲兵
侍即爲李宗閔所擯出節度鄭滑從劔南西川作籌邊
樓築拔義城作禦侮柔遠等城以扼蠻險蜀軍大實語
具邊防中已帝言文宗時令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
體也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教

先帝以術御群下實始成此風人主獨當推誠任人有
欺罔者威以明刑豈必挾詐哉帝曰善詔群臣言事毋
得乞留中當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爲政德裕亦慨然
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智畧足謀任言無不從帝數出畋
抵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
而息傳言君就房有常節願深察右誼比側聞五星失
行天示法戒願節畋遊以承天意帝從之會獵涇陽諫
官高少逸鄭朗等切諫爲改容謝焉初知樞密劉弘逸
薛季稜有寵於文宗闔士良恨惡之帝之立非二人及
宰相意而士良譖以爲二人嘗不利於上命賜死遣中

使追故相嗣復。珪於貶所卽誅之。戶尚書崇聞之。矍然曰。天子新卽位。茲事豈宜。手滑奔往告德裕。德裕與同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冤嘆。兩河不臣者。得以爲口實。後德宗悔。至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謫竄至死。旣乃悔。爲出涕。嗣復等有罪。當先卽訊。俟罪狀著白。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卽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帝命坐者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曰。朕特爲卿等釋之。德裕卽趨下階舞蹈謝。乃還。二使而嗣復等再貶。二人

本宗閔黨而德裕爲力救得免。其識體如此。當是時。關仇士良以身佐命。不得任。而天子於相德裕如一人。乃大恨。思傾之。會帝以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矣。兒曹必往訴。意激禁旅。士讐嫉相作亂。德裕聞卽詣駟闕。訴於帝。帝怒立宣諭。兩軍無此議。且赦出朕意。非繇相。士良慙謝。老奴妄聞當死。乃得罷。而任相益專。

帝外尊禮士良。中忌惡之。士良覺以老病乞骸。

許之。其黨送之歸私第。士良教之曰。若曹事天子。第無令得聞。常以聲色珠玉狗馬。媮快其耳目。使無暇他及。則可以得志矣。必勿令讀書。親儒生。彼讀書親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去。無何死。其黨上變告。發其宿惡。搜其家。得兵仗數千。削官爵籍家。時盧龍澤潞河東連作。

亂回紇入塞內伺邊。天下勤於兵。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師。敗相繼者。其弊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事。將不得專軍師。無統。二。軍各宦者爲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陳者。顧脆怯。不任戰。每戰。監軍秉信旗。乘高立馬。環牙隊。自衛。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潰。三。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十人。聽監軍取一。非中書進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詔無他。詔自中出者。規布堅定。號令嚴簡。將帥任軍者。得專其威令。故所向有功。而回鶻以多筭底定。畫具戎狄志。中始盧龍軍亂。殺節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帝召相計。德裕曰。河朔事。執臣所熟諳。方易帥時。衆心何能無觀望。危而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而徐觀其變。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遣使上書。請擊絳。自劾。詔中書問狀。使者言。行泰絳本遊客。羈人人心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義。通書習事。爲士心所歸。計軍中今已逐絳矣。問雄武卒幾何。曰。軍士圍合千餘人。德裕曰。恨少。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不在衆多。幽州糧饌具在。媯及邊七鎮。今獨入據居庸關。絕其餉道。自定矣。德裕慶功可成。喜。乃止言。

行泰絳皆使大將表脅朝廷。求節鉞。此河北宿仲故。不可聽也。今仲武表起義討亂。與之節有名。乃命弊武知幽州留事。而仲武克幽州。已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弟子稹不發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邊猶警。討澤潞將國力不支。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其功。異時無慮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其後敬宗不恤國時。相無遠謀。劉悟死。因循以授從諫。至跋扈難制。今垂死。復以兵擅付豎子。朝廷又從而授之。則

四方視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善。卿何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三鎮。幽州初定。必不與交通。但得鎮魏。不與之同。不從旁沮撓。卽稹成擒矣。宜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難來。列聖許其承襲。於澤潞事異。今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獨委之兩鎮。但顯立功効。自貽禍及後昆。慎勿聽游談者言。爲子孫謀。存輔車勢。自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厚賞。兩鎮聽命。稹成擒矣。群臣交諫。帝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後害。於是命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充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會討之。遣中丞李回。賜盧龍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賜鎮

魏詔令早平澤潞弘敬元達仲武陷廟謨震悚具羸犍
郊迎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兵興以來未
有也先是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廷必遣甲祭使先
之次冊贈使又次宣慰使往來計度終已乃用兵則稽
半歲餘而叛將得繕完爲備至是卽下詔致討威以大
振往河朔用兵師行出境利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令
解一縣一柵居之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月而兵頓
德裕請宣指令元達取邢州弘敬取洛州茂元取澤州
彥佐沔取潞州期在平定毋取縣柵爲口實又善爲激
發諸鎮情見計得而勸勦效命

彥佐發徐州行緩又請
休士於絳請濟師德裕

曰彥佐顧望無急賊之意所請皆不許且賜詔切責令
進軍翼城以天德防禦使石雄副之元達數有功請進
官賜敕獎以厲諸將而元達密表弘敬顧望懷兩端德
裕言忠武軍素號忠勇累戰功而邠寧使王宰羊力壯
可用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閔山險未能進而賊
屢出兵掠晉絳卽晉絳殘今遣宰將忠武軍徑魏博抵
磁分賊勢弘敬必駭懼他變此攻心之術也弘敬聞恐
忠武兵入境立倉皇出師自將渡漳水趣磁州已德裕
復以河陽兵力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且屬疾請以
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代茂元從石雄爲晉絳行營節
使代彥佐劉沔與張仲武隙詔徙鎮以故相李石爲河
東節使制之雄赴鎮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而王宰克
天井於是劉稹日蹙願舉族歸命使相石以聞相德裕
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僞輸款以緩師勿聽也宜
詔石勒稹云誠悔過面縛境上石當受降護歸闕不然
誠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時進討毋怠會河

東軍亂與旗通。

行營兵馬使王逢請益榆社兵詔河東出兵二千赴之而河東兵鬪石召橫水

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詣逢故事土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去鎮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乏以私絹益之人纔一匹時歲已盡軍士請度歲且行監軍

呂義忠不許弁遂據軍府作亂石奔汾州朝議洶洶請罷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薄為賊所交煽而

然况反者千五百人何能為何可舍也詔使相石赴太

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贇詣宣諭且覘之元贇受弁

賂還於衆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弁節矣不若亂昌德

裕問狀元贇曰自手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

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

走榆社庫中甲在行營弁何能集兵甲如此元贇曰元

原勁悍人可為兵弁召募致然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財。

李相正以欠軍上絹一匹無從得故致亂弁何從得財。

元贇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殺此賊而

進討愈益急河東平。

河東兵成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乃擁監軍

呂義忠還太原擒弁送京師斬之於是德裕言於帝曰

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

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得楊弁今王宰軍久不進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義成以精兵二千拒萬善處宰肘

腋內宰必致死矣帝曰善會河陽帥茂元卒相德裕言往懷州刺史

關河南帥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賦隸河陽事體

并年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

鎮東都可高枕矣。於是邢洛磁三州以力屈。詣元達弘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且變矣。帝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德裕曰：信如聖諭。帝曰：卽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往諸道討逆節，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達磁洛降，弘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盧鈞爲昭義帥，乘驛赴鎮，而弘正領三州。鈞素寬得人，及赴鎮，人情洽而昭義遂安。無何，稹將誼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帝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稹，駑子爾，阻兵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賣稹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

宜及諸軍在境，分誼等誅之。於是詔給復昭義五州一年，稹父子所增橫稅皆免，所籍兵遣還農，諸道將士加

賞，賚有差，而澤潞平。元和後數用兵，宰相至不敢休沐，繼以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

午漏下，輒還第，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使至京師，輒引見問慰，其可語者，訪以破盜方略，及諸將能否情僞，咸得其要領，及歸必面諭曰：河朔兵力雖強，要不能自立，須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填之。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事功？結明主知平繇，是三鎮惕息不敢有異志。始德裕恐河北軍乏興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十三萬，及諸道所進助軍錢皆入焉。明年減三分之一，以度支郎中判之，故沛。當是時，國威再振，乃奏上尊號，詣郊廟奏告，詔有餘財。

進德裕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因讓曰：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功最高，然且不敢當。裴度勲德守司徒，至七

羊不遷。臣守舊秩足矣。取辭。帝曰：恨無官可酬卿功，柰何乎？辭。德裕不獲命，乃言曰：臣先臣封趙，冢孫寬中始生。小字曰三趙，意傳嫡也。臣前幸益封，改中山。臣先世居汲，汲衛地，願得封衛。改封衛。德裕以帝數討叛有功，慮且汰於武，乃上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獲多已，求多傷威。養繇基射柳葉，百步外，百中，觀者教之曰：不如息也。若方少撥者，前功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此亦養威少息之時也。願毋佳兵。帝曰：善。時天子雖竝置他相，而倚毗獨德裕。用兵時，決策制勝，皆獨斷。他相不與也。至是，上疏乞骸骨，又以星家言災惑

犯上相，懇避位。帝輒慰留之，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卧。今大事未就，奈何乎？去。蓋得君如此，然德裕有相才本所乏者。度又秉政久，多徇憎愛，脩怨恩。先是始秉政，爲帝言維州降將悉怛謀之寃也，以爲相。僧孺譏賊所爲，而僧孺得貶，語具戎狄志。及是，乃言曰：曩劉從諫據上黨垂十年，逆節見矣。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方執政，令忠於謀國，留之。豈有後悔哉？願加相銜，縱之去。成今日之患，竭天下財力，二年僅乃克之。此二人爲國謀不忠，宜加誅。會得河南少尹呂述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失聲嘆咤，持以聞。帝大怒，貶僧孺循州，流宗閔封州。

給事中韋弘質上書言宰相權已重不宜復典司錢穀。意以傾德裕德裕言傳曰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蕭望之爲漢名儒歲首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詔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衆職太宗怒以爲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南夫令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得以陳論至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于今弘質受人教誘而言是圖柄臣也幸陛下昭其邪心遏絕之弘質坐貶官德裕意欲政出宰相尊朝廷以肅下而深疾朋黨故憤切如此散騎常侍柳公權本與德裕善以他相薦擢集

賢學士德裕恚恩非已出立左遷宮僚給事中李中敏

才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子中敏判之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繇有兒士良慙恚

德裕惡其

與楊嗣復善奏出爲刺史帝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

召相卜之德裕素嫉之乃對言居易衰力不任朝請其

從父左司員外郎敏中文學不減居易而器識過之遂

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嗚呼書有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有作之爲害大也德裕柄

國爲名相不以此時捐愛憎以已然而驅逐異已以益

怨於好惡福威亦已作矣作已迫矣有無危乎帝自潛

邸時業惑志於仙旣在位作望僊觀於禁中作僊臺南

郊已方士趙歸真得幸。諫官以爲言。帝謂宰臣曰。諫官論趙歸真事。卿等聞之乎。對曰。聞之。德裕前對曰。歸真以詭術出入禁中。爲敬宗朝罪人。不可近。帝曰。朕爾時亦識是人。不知名。獨衆稱趙鍊師。知爾時亦無大過。豈足深過哉。朕宮中屏聲。技絕。宴飲獨欲聆道論。滌煩耳。至政務必。卿等與共。平章雖百歸。直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則趨。旬日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歸真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能僊。迎致之。與衡出道士劉玄靖。皆挾方術進。毀佛教。自詡。於是敕併省僧寺。而淫於方士。言益深。餌金丹。躁喜怒不常。問德裕以外

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驚懼。天下既平。願靖之以寬。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懼。帝自五年秋有疾。而方士以爲換骨。且得僊藥。益進。遂病。六年。病不能興。諸宦者密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子冲幼。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國。更名忱。帝崩。卽位。是爲宣宗。宣宗皇帝。憲宗弟母孝明鄭太后。會昌六年春。三月卽位。尊母妃爲皇太后。相德裕罷。爲兵侍郎。學士敏中。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皇子五人爲王。夏。相讓夷罷。戶部侍郎植。馬同平章事。秋。肅罷。中書

侍郎商。盧同平章事。十二月朔日食。是歲雲南蠻寇安南。經畧使裴元裕敗之。大中元年春。正月壬子。朝獻太廟。甲寅。郊。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

階勳賜父老帛文宣王及封皇第四人爲王旱避殿減

膳錄囚徒罷教坊樂出宮女五百人相商罷門下侍郎

元式崔中書侍郎琮韋同平章事夏積慶蕭太后崩文宗

母祔光陵是歲張仲武及奚比部落戰相回罷貶前相

德裕爲潮州司馬二年春群臣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皇帝赦

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封子澤漢王夏五月朔相元式

罷兵侍郎墀周刑侍郎植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皇

太后郭氏暴崩是歲吐蕃來歸三年春隕霜相植墀罷

夏中書侍郎鉉崔兵侍郎扶魏同平章事秋復河湟武

寧軍亂逐節使冬京師振武天德封皇弟惕彭王前相

德裕卒崖州涇原帥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帥朱叔明取樂安州邠寧帥張君緒取蕭關具

邊防志四年夏霖雨錄囚徒蠲逋負相扶卒戶尚書龜從

崔兵侍郎綯令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龍軍亂逐節使張直友

黨項羌作亂五年夏羌平封子潤鄂王瓜沙岷廓等州

來歸置歸義軍戶侍郎暮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龜

從罷湖南六年春正月彗星出于觜參禮尚書休裴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封皇弟惲棣王淮南七年春有事于郊廟赦夏中書侍

郎朗鄭同平章事八年春正月朔日食旱封皇子三人爲王九

年春相休罷出鎮秋旱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賑貸

相鉉罷出鎮能淮南宣歙浙冬至元日常貢代下戶租

稅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十年春工部尚書朗鄭同平章事。

秋封皇子二人為王。九月彗星出房冬相休罷工部尚書慎繇

崔同平章事。十一年春相暮罷夏容管軍亂。逐經略使王球秋

兵侍郎鄴蕭同平章事封子濰廣王。九月彗出房冬相朗罷。

十二年春戶侍郎瑒劉同平章事。自判度支相相慎繇罷。出鎮

劔鹽州軍亂。監軍楊玄价殺刺史劉臬夏嶺南軍亂。逐節使楊發兵侍郎

孜夏同平章事。自鹽鐵轉運相相瑒卒。瑒與崔慎繇議政慎繇以為當甄別流品瑒曰

昔王夷甫尚浮華妄分流品中原丘墟今獨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識而先流品豈致理之道乎慎繇

無以對瑒病篤猶手疏論事帝甚惜之湖南江西宣歙軍亂。湖南逐觀察使韓琮江西

逐觀察使鄭憲宣冬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兵侍郎

仲蔣同平章事湖南江西平。叛將誅是歲南蠻寇邊十三年春大

赦。蠲度支戶部通負放宮人秋帝不豫闕立鄆王淮為皇太子。崩年

十葬貞陵。謚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初憲宗納李錡妾鄭生帝封

光王十許歲時遘重疾見異光蹶然起正身端拱坐乳

媪以為心疾穆宗視之喜撫其頂曰英物也賜王如意

已外晦內朗嚴重寡言笑宮中皆目為不慧文宗好誘

其言為戲笑武宗豪尤不加禮益自齟匿群居遊未嘗

發一言故為宦者所利因得立及監國見百官憂戚滿

容裁庶務成當於是始知有晦德焉既即位誅趙歸真

相德裕攝冢宰奉冊退帝謂左右曰適奉冊者太尉耶

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立。出鎮荆南。德裕位重有功。勤衆不謂遽罷。而遽罷中外大震。所命相左右無知者。嘗欲相蕭鄴。制且行。內樞密覆奏鄴故判度支。今應罷否。帝疑閣佑之。卽出崔慎繇名。付學士院草制。而鄴罷。中尉馬元贇以定策功有寵。相植因附之。叙宗姓交親。帝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以朝。帝識之。收親吏鞫問。盡得其交通狀。貶刺常州學士蔣伸。嘗從容言。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也。帝驚曰。卽如此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致亂非難。帝稱善。久之。曰。異日不復獨對卿矣。伸莫測所謂。尋拜相。嘗令相敏中爲萬壽公

主擇壻也。薦鄭顥妻之。時顥已約婚盧氏媾親矣。深銜之。數毀短焉。敏中充招討黨項使。赴鎮。泣言於帝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刺骨。臣外出。顥必從中危臣。臣死無日矣。帝於禁中取小檉匣授之曰。視之。此鄭卽譖卿書也。朕信之。豈任卿至今日哉。敏中感涕不自勝。嘗詔刺史臨人官。毋得從外輒蒞治。必詣京面察其行能。乃遣相絢嘗徙其故人爲隣州。令便道之官。帝詰之。絢對曰。道近。省迎送費耳。帝曰。朕以刺史多非人。爲百姓患。苦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行黜陟。令始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絢嘗謂人曰。吾秉政十年。最思遇然。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每臨朝宰相奏事無一人旁立者。威嚴

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問閭閻細事。問及宮中宴遊

頃之復整容厲肅如初。曰卿輩好為之已乃罷。樂聞規

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已乃讀。諫官論事門下封

駁苟當多屈意從之。諫官負闕中書奏請補帝曰諫官

要在舉職豈必人多。第令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

朕日聞所未聞足矣。敕待詔官與刑法官諫官得次對

在宮中常衣澣濯非母后侑膳不舉樂。歲小饑輒憂形

於色恭儉好善。卽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作雍和

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為樂飲盡歡。諸王疾常親至

卧内存問憂形於色。故事公主降以銀裝車。帝曰吾欲

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仍詔

公主執婦禮。如臣庶儀。母得輕夫族。預時事。鄭顥弟穎

使視之。還問主安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帝怒嘆曰我怪

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為婚。有以也。夫召公主責之。繇是

貴戚守禮法。帝欲知天下郡國境土風俗及四方阨塞

制置利害。命翰林學士澳纂為書。曰處分錄。欲知百官

名數及銓法。命令狐絢凡吏部注擬政府制授具籍之

日具負御覽置案上閱焉。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

學士澳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

太息曰凡求致太平者當以此言為首矣。又書貞觀致

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自寶曆來。闍寺權寵甚。帝雖爲所擁立。而剛明不惑。一裁之以法。有敕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觀察使以聞。謫配恭陵內園使。遇宰相不避馬。相奏之。帝詰責。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帝曰。汝銜勅命。卽橫絕可也。何得私出。不避宰相爲乎。配南牙監軍王宗景以失律。杖配恭陵爲著令。蓋用法明。勅如此。尤重惜官爵服章。於翰林最親。然遷官必慎。資歷曰。吾不敢以官爵私親臣也。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待幸賞。率終歲不用。事鄭太后謹。朝夕親其養。舅光鎮河中。入朝問政。語汗鄙。帝不悅。留爲羽林統軍。太后屢言其

貧。輒加賜。終身不任。賜壯。令免稅。中書執奏。帝曰。朕初以光元舅。欲優之。乃不知其過。此人所難言。卿執奏。幸甚。庶事皆然。朕豈憂天下哉。有始有卒。其唯聖人當共

守之耳。

有醫工得辛。敕鹽鐵使補場官。轉運柳仲郢言。醫工術精。宜卽於醫官中遷補。若委以銅鹽。將

何自課最。且場官賤品。非制。敕宜親。遽賜絹罷遣。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冠。諸優寵。一日抵掌詆諧。及外事。帝正色曰。養爾曹。祇供戲笑。豈及以政耶。尋坐流。遣樂工羅程。善琵琶。罪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得復奉宴遊。帝曰。汝曹所惜者。絕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耳。竟抵刑。終不私親。侍如此。念親民官爲政本。申未任刺史縣令。及刺史縣令。有贓負者。不擬侍從官。若縣令必滿三考。乃聽遷之。令。建州刺史于延陵辭之官。帝問之曰。建州去京師幾

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毋謂建州為遠政鉅細何渠不

聞此階前乃萬里耳宰相擬李遠刺杭州帝曰遠詩云

日詩人獨寄興為高嘗較獵苑比遇樵夫問其縣曰涇

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問為政何如對曰性執有強盜

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及歸帖名寢殿柱間擢刺

海州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又獵渭上有父老十數人

聚佛祠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問聚祠禱何為曰縣令

李君爽有異政滿當罷請府乞留故祈佛冀諧所願耳

會懷州刺史闕帝手筆除授重民治通下情如此嘗語

相敏中言朕昔從憲宗靈舉行道遇風雨百官散惟山

陵使長而髯攀靈駕不去者誰耶對曰令狐楚有子乎

對曰考功郎綯也才器可任使即擢知制誥已得相與

宰相論元和間循吏孰賢相堦對曰臣嘗守江西聞觀

察使韋丹之賢也功德被八川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

一日賢矣立以其子宙為御史黨項寇邊欲擇帥難其

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陳方略較然

帝喜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為朕行誠欣然奉命

招諭黨項降之諸用才不次如此帝知黨項反繇邊帥

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而反詔南山黨項羌宜於銀

夏境內給閑田令耕作為生不受令乃誅若邊將貪鄙

致其怨叛。罪邊將無赦。自是選儒臣代邊帥靖之。陛辭。面戒勵乃遣。而黨項遂安。宰相以復河湟上尊號。帝曰。此憲宗皇帝意也。朕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昭武功。故大中之政。法紀修飭。民物阜利。人思詠不衰。謂之小太宗。始帝潛邸時。聞相德裕。怙才力專。心惡之。及卽位。首斥去。而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時有偏陂。石德裕政府自陳烏嶺五寨之功。求一鎮終老執政。以雄本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怏怏而死。德裕爲相時。有薦丁柔立清直。任諫官者。不用。及是爲右補闕。訟言德裕功坐阿附。貶官。德裕相時。淮南節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獄。坐盜用官錢。彊娶所部民女。佑資裝爲賊。諭死。議者謂爲已甚。湘。吳武陵兄子也。德裕惡武陵。遣御史崔元藻。李調。覆獄。駁之。德裕怒。貶二人。遠州司斥。不復更推按。如紳奏處死。及是。頒寬德裕坐貶死崖州。德裕爲

相時。所居第有院。曰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天下大事。輒獨處其中。左右侍御莫得近。故許畫精審。性不喜酒。後房無聲色。其沒也。見夢令狐綯者。再綯覺而懼。曰。衛公精爽可畏。言於帝。還其喪。後追贈尚書左僕射。復衛國公。帝少事佛。盡復會昌所廢寺。度僧尼。帝母鄭太后本

太皇郭太后侍兒也。微時爲郭太后所苦。怨之。帝卽位。待郭太后禮頓衰。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帝聞乃大怒。而太后以是夕崩。帝不欲祔陵廟。禮院簡訂王皞。以爲祔陵廟宜稱。帝大怒。命相敏申詰之。皞質言太皇太后。汾陽王女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五朝。豈得以曖昧之謗廢禮乎。敏申附帝意爲辯。斥皞。竟不撓。相墀見之。舉手加額。嘆其孤立。尋貶。句容令。帝

春秋高有二子。長鄆王淮。無寵。幼夔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群臣莫敢言。魏謩拜相。入謝。涕泣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之。臣竊以為憂。帝默然。裴休繼以為言。帝曰。建太子。則朕為閒人。安所事朕。乃不敢復言。久之。欲御樓肆赦。相絢曰。御樓費甚廣。湏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相慎。繇欲因。扁悟。帝曰。四海望陛下。建儲之日久矣。今行之。雖郊祀可也。况御樓乎。時帝餌方士藥。躁渴。多諱惡。聞之色變。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繇罷。及寢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實懷二心。不可屬。屬內侍王歸長等三人。

使擁立夔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實監淮南軍。宗實

受敕出。左軍副_{音基}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矣。中尉

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實悟入至寢殿。帝已

崩。東首。宮人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

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之。是為

懿宗。懿宗。宣宗長子。母元昭。皇太后。大中十三年秋八月。即位。始聽政。相鄴罷。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

事。相絢罷。司徒敏中。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陷播州。咸通元年春。浙東亂。觀察使王式討平之。

夏。京師地震。相致罷。禮尚書畢誠。同平章事。追復前相德裕官爵。贈左僕射。有事于郊廟。二年春。相敏中罷。尚

書左僕射。杜稜。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年春。相伸罷。秋。武寧軍亂。尚書左僕射。夏。侯致。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嶺南。西道軍亂。封皇子二人為王。四年夏。有事于郊廟。夏。相誠罷。兵侍郎楊叔同。平章事。相審權。罷。兵侍郎

即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朔日，饒冬昭義軍亂。五年夏，兵侍郎蕭真同平章事，其出婁。秋相孜罷兵侍郎路巖同平章事。六年春，相真卒。兵侍郎高瓌同平章事。卒。兵侍郎徐商同平章事。冬，晉絳二州地震。太后崩。七年秋八月，晝晦。冬，相孜罷。八年春，河中晉絳地震。夏，旱。秋，下邳、南陽、懷州軍亂。兵侍郎于琮同平章事。九年春，彗星出。婁胃，婁麗勛反。桂州陷。宿徐、濠州觀察使程彥魯、刺史盧瑩回死。冬，有妖星如匹練，亘天，化為雲。沒楚分盜陷和、滁二州。滁刺史高錫望死之。羽林將戴可師及盜勛戰，都梁死之。十年夏，旱。蝗。商罷。戶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秋，彗出。大陵。麗勛誅。十一年春，相確罷。夏，兵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秋，魏博軍亂。相瞻罷。冬，禮尚書判度支王鐸同平章事。十二年春，巖罷。禮尚書劉鄩同平章事。十三年春，相琮罷。戶侍郎趙隱同平章事。浙江地震。十四年春，迎佛骨。鳳翔雨土。夏，州民產子一頭。四手。秋七月，帝崩。年四十一。葬崩陵。謚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帝初立，內樞密詣中書，揖相。恟。杜出斜封書授之。發視，則宣宗大漸時。宦官請監國奏也。宣徽使楊公

慶繼至。曰：時宰相無名者，當反法處之矣。恟拱手曰：此

非臣下所宜窺，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延

英面承旨行。何卒倉乎。公慶出，謂兩樞密曰：內外一體

上新踐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贊成殺宰相乎。苦習以

性成。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得寢，帝奉佛，怠政事。於

禁中設講席，誦經。手錄梵章，數幸諸寺。廣施與。好音樂

宴遊。每宴水陸珍畢備。樂工善新聲。擢以為將軍。相巖

侈陰賊。通路遺。與相保衡比而亂政。保衡尚同昌公主

公主。郭淑妃女也。妃寵。主出降。傾官中珍玩，資之。薨。

帝哀甚。殺醫官二十餘人。逮親族三百人。相瞻與京兆

尹温璋以非辜諫。瞻罷鎮荆南。璋貶死振州。巖保衡其

譖。瞻云與醫官通。庇之。再貶刺康州。學士鄭畋當制。惜其賢。辭曰。安數畝

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見大恨之。曰。侍郎乃表劉相也。貶梧州司馬。又其譖相

收。流驩州賜死。已巖與保衡隙。保衡發其姦。罷鎮西川。

卒賜死。巖密奏三品以上賜死。令使者剔結喉三寸。進為驗。後自罹其禍。所死處。則楊收死時榻也。

公主薨。保衡罪狀漸著。貶賀州賜死。當是時。帝汰侈甚。

國用兵不息。賊歛繁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

姓流殍無所訴。浙東賊裘甫因作亂。懷州民訴旱。刺史

榜禁之。民怒。相與逐刺史為亂。南詔陷安南。募徐泗兵

往赴援。又別發卒戍桂州。約二歲而更。留戍者五年矣。

以乏興不發代。令更畱。於是戊卒思歸。不得。怨憤推判

官龐勛為帥。起作亂。州縣莫能抗。而土崩之形成。帝立

十四年而崩。少子曾王儼為中尉。劉行深韓約所立。生

十有二年矣。是為僖宗。僖宗懿宗第五子。母惠安王太

中書侍郎蕭倣。同平章事。十二月。震電。乾符元年春。

中書侍郎裴坦。同平章事。夏。坦卒。中書侍郎劉瞻。同平

章事。無何。卒。初。瞻貶。無賢。愚痛惜。及召還。長安市人。率

錢。額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繇他道入。瞻南遷時。劉鄩附

於。章路。頌。毀之。至是。鄩懼。延瞻置酒。瞻歸。而遂薨。人以

為。鳩云。兵。侍郎崔彥昭。同平章事。鄩罷兵。侍郎鄭畋。戶

侍郎盧攜。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寇。黎雅二州。發河西

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二。年。春。有。事。于。郊。廟。赦

夏。太。白。晝。見。濮。曹。州。盜。起。秋。大。蝗。冬。十。一。月。震。電。三。年

春。旱。天。平。軍。亂。平。盧。節。使。宋。威。為。諸。道。招。討。使。夏。雄。州

地。震。烈。水。湧。出。秋。九。月。朔。日。觸。冬。京。師。地。震。四。年。春。浙

盜。陷。明。台。州。濮。盜。陷。鄆。州。昭。義。軍。亂。簡。較。司。徒。王。鐸。同

白。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平章事宛旬盜黃巢陷鄆沂州天平軍帥薛崇死之夏四月朔日蠲陝州軍亂江西盜陷江撫州雒州地震盜巢陷隋州鹽州軍亂逐刺史河中軍亂逐節使安南戍兵亂逐柱管觀察使五年春副招討使宋威罷江西盜陷饒信申州敗之為諸道行營招討使宋威罷江西盜陷饒信虔吉洪等州湖南軍亂逐觀察使夏相敗攜罷兵侍郎豆盧瑑戶侍郎崔沆同平章事是口兩雹大風拔木秋盜巢陷杭越州蔚罷中書侍郎鄭從讓同平章事盜巢陷福州六年春京師地震藍田山裂出水河東軍亂夏四月朔日蠲盜巢陷廣安南秋陷潭澧澧州刺史李絢死之冬十一月兩日金出闕鐸罷門下侍郎盧攜同平章事盜巢陷江陵陷鄂宜歙池州荆南盜陷朗州刺史崔翥死之石門蠻陷澧州權知州事呂自牧死之桂陽亂殺節使旱夏京師東都汝州兩雹大風拔木淮南將張濬及盜巢戰信州死之江華盜陷道州宿盜陷連州秋昭義軍亂殺節使盜巢陷睦發州渡江陷滁和汝州渡淮陷東都闕令孜為請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闕復光副之巢陷號州闕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盜巢陷潼關相攜罷益死戶侍郎王徽工侍郎裴澈同

平章事盜巢陷京師僭號帝出居興元相豆盧瑑崔沆尚書左僕射鄒右僕射琮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浦京兆尹李湯廣德公主死之鳳翔節使鄭畋檄鄰道兵討賊靖陵雨血中和元年帝八年春帝出居成都赦劍南三川門下侍郎王鐸同平章事盜溫陷鄧州鳳翔節度使政及盜巢戰龍尾坡敗之政為京城西面行營都統夏涇原節度使程宗楚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及盜巢戰咸陽敗之巢走灊上已復入京師弘夫宗楚死之大風雨土門下侍郎政兵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秋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盜陷台壽光處州二年春鐸為諸道行營都統承制封拜太子少師崔安潛副之高駢罷司空政同平章事荆南監軍朱敬玫殺節使秋盜陷洪州盜巢將朱溫降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冬荆南軍亂關中饑三年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鐸罷魏博軍亂殺節使都統克用及盜巢戰零口敗之戰渭南又敗之復京師相敗罷為東都留守司空鄭從讓判度支崔澈同平章事秋晉州地震冬全椒盜陷滁州浙江軍亂逐杭州刺史四年春舒州盜作亂盜巢誅盜殺中書令鐸關中大饑武昌盜陷岳州光啓元年帝十二年春荆南軍亂帝至自成都赦改元盧龍軍亂殺

節使盜秦宗僦陷東都前奉國節度使叛附黃巢者也
義昌軍亂逐節使闞令孜攻河中河東帥李克用救之
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克用犯京師天子如鳳翔是歲
歸汀漳虔均等州陷于盜二年春帝出居興元兵尚書
孔緯兵侍郎杜讓能同平章事成都地震鳳翔女子化
為男夏邠寧帥朱玟以嗣襄王煜入京師星孛于箕尾
秋星隕于揚州冬襄王煜禰帝尊帝為太上皇盜全忠
陷滑州煜玟伏誅是歲漢常潭許泉興鳳岳鄂等州皆
陷盜三年夏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走
伏誅盜全忠陷曹州刺史白弘禮死之兵侍郎張睿同
平章事盜陷江陵荆南節度使張瓌死之是歲揚常衛
鄆州陷于盜文德元年帝十五年春盜全忠為蔡州四
面行營都統三月朔日燭帝崩年二十七
禧宗生失學
葬靖陵謚惠聖恭安孝皇帝廟號僖宗
而蒙所事惟嬉戲飲食蹴鞠鬪鷄蒲博擊毬諸戲自潛
卸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擢知內樞密遷中尉政事
一委之呼為阿父令孜多巧數每見常自懷珍果入與

帝偶飲帝與內園小兒狎賞賜動萬計府藏空竭令孜
說帝籍兩市商貨輸內庫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
而下鉗口不敢言蓋天子制置一出闕掌握而賊忠良
賣官爵鬻獄沮師蠹生民又其細矣然其時天下無慮
皆大盜據土為方鎮天子不能難北司獨以威重劫人
主陵奴朝士乃其視方鎮惴惴唯恐逆其意伺動靜為
喙息故內外交重而交亂右補闕常濬上疏言陛下姑
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如此宜
稍振刑典以威四方令孜覽之恚曰此疏流傳藩鎮寧
不致其猜恨貶萬州司戶賜死拾遺侯昌榮疏刑政亂

極諫亦賜死而大盜王仙芝黃巢之倫不數載衡行於
域中黔首尺籍丁壯無賴者無慮皆逐將帥長吏起爲
椎劫至千里無鷄犬生民糜爛耗矣初濮鹽徒仙芝作
亂行營招討使宋威破走之即奏僊芝已死縱遣諸道
兵而僊芝乃益熾攻剽如故而兵始休輒復請人怨憤
思亂相攻言宋威衰病不任將崔安潛張自勉有威望
任將請易之而同相盧攜王鐸繼其議且請自勉以兵
授宋威節度畋以爲威自勉已有郤而更使相統是賊
之也退上言言自僊芝似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
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之圍通江淮漕使不

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隸威威復加詆誣當何

以自明若大寇忽至又何以待之即不聽臣獨請以四

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自將衛其境猶愈也攜持

不可而威果敗劔時盜賊蜂起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之

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

賞如之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彼與我同爲盜十七年

賊必中分今賣我死不惜願與彼同死耳安潛曰汝知

吾有榜捕彼來則彼應死汝賞矣既爲所先復何辭命

給告者錢而剛盜於市自是盜相疑逃散之他境安潛

以對兵怯募陳許州壯士與蜀人雜訓練得三千人又

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得千人軍浸
以疆而閹令夜與安潛內卻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爲幸
勸計奏以兄陳敬瑄及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
川帝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
使代安潛而師立已而宛胸盜黃巢陷郾州趨潁蔡與
鎮東川勗鎮興元

王僊芝合陷隨州西陷虔吉饒信州已自宣州渡江掠浙東從間道入閩趨建州陷閩中復剽嶺表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下廷臣議咸請假巢節以紓難相畋欲因授嶺南節羈縻之相携方倚高駢使立功乃言口駢才略無雙又淮南天下勁兵處也集諸道討賊如拉朽奈何舍之畋曰巢之亂本於饑衆以利合故能興自江淮蔓延于天下今國家久平士卒不足用所在閉壘不敢出不如釋之及歲豐而其下思歸衆且散衆散而巢乃枳上肉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天下之憂未艾耳會駢請以公主嫁西戎得專意南方攜又議從之畋

以爲損國威不可許抗論相詬謾帝以大臣爭口語乃俱罷時攜病風不能行內挾令殺外倚駢寵遇甚厚賄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輒爲

所沮當是時巢在南海被瘴疫死者十三四乃自桂編筏

浮湘水而下陷潭州山南東道帥劉巨容擊破之俘斬

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盜可盡也巨容曰

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平棄之或

乃得罪已矣無窮追爲矣繇是賊復振自采石渡江圍

天長六合而高駢擁重兵不討巢乃度淮陷申州掠穎

宋徐兗已遂陷東都自戎起草莽間轉掠度時無長筭

遠畫四年之間屠名城陷王都毒天下幾遍古未前有

也。巢犯京師。閣令孜請幸蜀。帝不懌。命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將神策軍禦之。神策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中。徼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行。則父子聚泣。以金帛雇病坊人代行。不能軍。而巢入潼關。令孜罪狀相攜。以解負。攜雉經死。相咬。鎮鳳翔。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軍。以妻自所織紵衣戰士。巢入京師。帝出狩。梁洋。畋謁帝斜谷。泣請死。帝勞慰之。請駕留。帝曰。朕不欲密。邇大寇矣。不能留。公謹扼賊無令西。勉建大勲。畋以道梗。奏難通。請得便宜行。許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符承制。除拜。當是時。盜巢入宮。僭大號矣。稱大齊皇帝。改元金

統盡殺唐宗室

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俟兵稍集。圖之。畋哭曰。諸君勸畋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卧閣中。會巢遣人以偽詔至。監軍與之宴樂。作將佐而下皆哭。使者怪問之。幕將靳儲曰。以相公中風。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皆泣下。畋聞。乃太息曰。吾固知人心未厭唐也。乃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與刺血盟。完城壘。繕器械。蒐士練伍。密約隣道。起同難。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遣人招之。士畢至。軍聲大振。賊遣使齎偽詔來。召斬之。遣賊將來寇。設伏擊敗之。於是傳檄天下。徵兵合討賊。時天子走蜀。詔令

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敗檄。遠近震聳。各治兵應之。巢大懼。不敢西逼。駕當是時。微敗社稷幾殆。會行軍司馬李昌言反。襲之。失軍。詰行在拜司空平章事。昌言將兵屯興平。時倉庫竭。犒賞薄。昌言因激怒其衆。遠軍襲府城。敗。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以留務委之。即而相鐸召義武王西赴行在。詔以昌言爲鳳翔節度使。處存河中王重榮。晉陽李克用。合軍破巢。復長安。而京師粗定。處存聞京師失守。不俟詔。即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中外。悚望。河中留後王重榮。既降巢。而巢調發繁苦。重榮曰。始吾所爲。屈節者以紓患也。今調發苦亡無日矣。何以降爲。執巢使殺之。破巢軍。獲糧仗四十餘船。與處存盟。引兵營渭北。討巢。忠武帥周俊業降巢。以夜召監軍楊復光。宴酒。酣。笑語及本朝。復光泣。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朝廷。拔擢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不事。事賊乎。爰亦泣。

曰。此吾心也。今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入都。遣八將將之。復光帥以擊賊。敗之。復鄧州。相鐸以都統高駢不急賊。憤。請身自督軍。鳴也。流涕。帝許之。命充都統。而罷駢。鐸辟崔安潛爲副。以周俊業王重榮爲司馬。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分都統三面。以楊復光爲行營都監。與共計復光曰。鴈門李僕射嘗與我共事。彼其人常思奮不顧身。徇國家之急。今數召不至。與汴梁隙故耳。非忍於國家也。若論以上意。宜必來。鐸乃以墨敕諭克用。處存素善克用。又故有婚好。遣使者十輩敦譬之。克用將沙陀兵萬七千人。趣河中。於是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以銳師前。反巢軍戰。渭南。日三捷。義成義武軍繼之。賊大崩。巢焚官室。遁。遂走死。蝦丘而諸將復長安。駕將還。李昌言自以襲司空。敗代之將。懼表軍情。猜疑不可。令敗扈。過鳳翔。敗引疾。帝不許。敗入見曰。乘輿東還。僕張頓待仰昌言。臣以宰相從。彼必且猜阻。非所以爲安也。乃罷敗。敗雖當播越。謹法守。闕令。收有干請。輒不得。內銜之。以去位。至京師。差與復功。勤王舉義。處存功第一。收京城破賊。克用功第一。詔克用同平章事。處存簡較司空。餘功賞有差。而令收顧大縱惡。相鐸欲去之。以爲鐸討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策召沙陀乃定。罷出鎮義成。楊復光慷慨喜忠義。善無土。卒於軍中。慟哭累日。而令孜素忌之。聞其死。喜甚。擯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殿使。內常侍曹知愨。有膽畧。巢陷長安。知愨時集壯士。據峩峨山。數遣人變服入長安。夜攻賊。賊驚。矍不得安。帝聞。大善之。除內常侍。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王行瑜襲殺之。不能容。如此時。帝甫還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為婁然。不樂御樓。受巢俘。問所俘姪妾。若為從。賊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乃以不能拒賊。責女子。置公卿將相。何地乎。帝慙怒。戮之。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關令孜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自為功。諷宰臣以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天子不得有主斷。獨時語左右而泣。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况多難之時。而中外可相貳乎。去冬車駕

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屠戮。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北司何必盡。南司何必盡。錄錄若天子與宰相判。無關涉於朝臣。渙若路人。是胸腹手足。既已不屬。其何以謂之人哉。亦始已。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聞者。氣塞。初解安邑鹽池。屬河中。令孜請於上。舉自子。帥重榮。以為奪已利也。不聽。令孜惡之。徙鎮克。不行。則命邠寧帥朱玫。鳳翔帥李昌符。攻之。重榮自以有興復功。願見討。而於李克用最親。請為援。克用方怨朝廷。不理盜全忠

罪欲釋憾遂罪狀令孜名清君側犯京師令孜劫帝如鳳翔如寶鷄且入蜀而相邁召孜昌符迎駕還京師孜昌符亦以令孜為天下同忿疾耻為用師驟至帝竟入蜀孜以百官留都下者奉襄王煜監國已稱帝改元而重榮克用復合兵討孜孜將王行瑜誅孜重榮殺煜迎帝還鳳翔初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八百人父南帝還鳳翔牙北司官萬餘員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有怨言令孜大患之請安邑解縣兩池鹽供用自兼兩池使池故隸河中重榮論訴不已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處存代之重榮不之鎮表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使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帝遣使諭釋不聽與重榮遂合軍壁沙苑表請誅令孜玫昌符與戰敗績走令孜奉天子幸鳳翔明年劫帝如寶鷄宰相朝臣不知也翰林承旨杜讓能太子少保孔緯奔

走從帝以緡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皆以令孜在上側辭不至而相邁合百官表罪狀令孜請行誅召孜昌符亟迎駕令孜恐以帝發寶雞入大散關去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重榮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揚復恭為中尉自監西川軍依陳敬瑄若襄王煜者肅宗玄孫也攻得之與俱還言於蕭邁曰上機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六年戰死餓死什七八僅能復京城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榮寵委以大權使墮廢紀綱騷擾藩鎮召禍亂攻奉命迎駕不蒙信察日以脇君吾曹報國之心竭矣力殫矣安能垂頭拜耳受制於闈寺乎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相社稷邁曰主上無大過正以令孜在肘腋致坐不安席近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以行足下盡心王室獨宜引兵還鎮表迎鑾而已廢立重事不可干也孜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百官奉襄王煜監國承制封拜使邁為冊文不可使兵侍郎鄭昌圖為之得拜相罷邁為太子太保邁移疾不出以其弟遽方為求樂令避位往依之煜遂稱帝改元詔天下言上已晏駕吾為百官推奉已受冊李克用聞之大不平共大將蓋寓因說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不誅煜

攻我無以自明克用從之潘詔書囚使者上表移檄進討之詔復恭假子扈驛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同討攻將王行瑜戰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致定京城迎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攻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殺其黨數百人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殺之送焜首行在有司請御南門獻馘受朝賀太常博士殷盈孫口焜為賊臣所逼獨不能死為負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素服不舉焜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葬其首其獻馘爾賀請俟攻首至行之帝還都相孔緯與故相邁卻劾邁汗偽命與焜相鄭昌圖裴澈即在所賜死邁負大節風裁峻整本以偽署避地去而於是宦官方鎮迭相讐迄猶死於讒史不白焉哀哉

唐亡不解矣帝在位十五年疾大漸皇子吉王保賢且長矣與望必且立闞楊嗣復劉季述立帝弟壽王傑為皇太弟迎入宮帝崩立之為昭宗昭宗懿宗第七子也母恭憲王太后文德

元年三月即位夏追尊母為皇太后秋陳敬瑄反討陳敬瑄是歲盜陷揚孟江陵漢許夔州龍紀元年春兵侍即劉崇望同平章事盜宗權伏誅緯為司徒讓能為司空盜陷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錕死之冬盜陷棣州刺史張蟾死之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十一月有事于郊廟緯為大保護能為司徒是歲盧刺史蔡儔眉刺史山行章叛附盜盜陷蘇潤常州大順元年帝二年上尊號赦改元夏相濟及克用戰于陰地關敗績招討副使孫揆死之冬官軍潰於趙城瀋道還是歲簡資宿戎雅蜀州各殺刺史節使叛附盜二年春緯濟罷兵侍郎崔昭緯戶侍郎徐彥若同平章事赦陳敬瑄詔王建罷兵不受命淮南饑夏彗出三台入太微長十餘丈封子祐德王是歲盜陷成節宿壽州景福元年帝四年春赦改元中書侍郎鄭延昌同平章事夏讓能為太尉冬星孛于斗牛是歲盜陷蘇揚楚鳳興洋州二年夏王建殺陳敬瑄及闞令孜彗入于太微盜全忠陷徐州武寧節使時溥死之討李茂貞茂貞犯京師殺相讓能戶侍郎崔胤同平章事是歲盜陷廬歙舒州乾寧元年帝六年春禮侍郎鄭綮同平章事罷禮尚書李璣同平章事罷中侍郎徐彥若同平章事秋霖雨克用陷潞州昭義節使

康君立苑之是歲盜陷邵聞黃新州二年春戶侍郎陸
希聲同平章事越盜董昌僭號亂磔罷中書侍郎王
同平章事河東地震夏蘇州大雨雪希聲昭度罷王行
瑜韓建李茂貞犯京師殺太保昭度太子少師李璣縉
為司空同平章事秋克州王行瑜爵克用晉王戶侍郎孫
面行營都統克州王行瑜爵克用晉王戶侍郎孫
徑同平章事盜建陷利州刺史李繼頤死之是歲齊聞
逢通等州叛附盜三年春建陷龍州刺史田昉死之夏
河溢毀滑州盜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盜董昌誅茂貞
犯京師帝如渭北亂罷戶侍郎陸辰同平章事博罷秋
左諫議大夫朱朴同平章事書侍郎崔胤戶侍郎崔
遠同平章事冬博同平章事是歲盜陷蘇州四年春
韓建圍行宮秋建殺宗室十有一王冬王建陷梓州劍
南帥顧彥暉死之封皇子二人為王是歲盜陷兗沂海
密等州光化元年帝十年春赦茂貞夏立淑妃何氏為
皇后秋帝至自華州赦改元星隕于北方是歲盜陷滄
邵衡未唐隋鄧華衢潞澤州二年春亂罷兵尚書陸辰
同平章事是歲盜陷沁貝蔡澤海道州保義軍叛附盜
全忠三年夏門下侍郎裴贄同平章事盜全忠陷瀛莫邪
彥名遠罷中書侍郎裴贄同平章事盜全忠陷瀛莫邪

州神刺史楊約苑之闕劉季述王仲先作亂居帝于小
陽院立皇太子裕殺睦王倚太白晝見是歲盜陷桂
宜巖柳象五州天復元年帝十三年春左神策將孫德
昭等討亂帝復位季述誅降封皇太子裕為德王盜全
忠陷絳晉州封梁王中書侍郎王溥戶侍郎裴樞同平
章事昭義軍帥孟遷儀刺史張鄂叛附盜全忠全忠犯
京師帝如鳳翔鎮國軍帥韓建靜難軍帥李繼徽叛附
盜全忠全忠犯鳳翔樞罷盜陷撫吉州二年春工侍
郎常貽範同平章事浙西大雨雪夏光啓罷工侍郎蘇
簡同平章事三年春胤為司空同平章事帝幸全忠軍
還京帥胤全忠殺宦官七百餘人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爵全忠梁王兩土全忠殺簡光啓為太尉胤為司徒門
下侍郎樞同平章事盜行密陷密州刺史劉康父死之
夏全忠判元帥府事爵王建蜀王兵侍郎獨孤損同平
章事全忠殺僕射潘天祐元年帝十六年春胤罷中書
侍郎崔遠右諫議大夫柳璨同平章事全忠殺胤遷都
洛兼判左右神策大軍諸衛事日中見斗封皇子五人
為王大風雨土秋八月全忠犯宮門帝崩年三十八葬
和陵謚聖穆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
景文孝皇帝

而朝廷日卑也。慨然有恢復前烈之志。闔復恭有援功而帝抑不用。政事多謀於宰相。相張濬。孔緯勸帝舉大中故事。抑宦官。濬本因復恭進。復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再用。深恨之。帝嘗與濬從容論當今所急。以強兵振威權對。與帝意適合。於是募兵十萬衛京師。濬益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擬謝安。裴度。李克用心輕之。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危之士也。用之必交亂天下矣。時朱全忠與克用交怨。表請討克用。全忠本起盜賊猾狡。而克用討賊巢。復京師有大功。廷論歸之。濬銜其輕已。宣言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

其與河朔相表裏。使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此萬世一時也。乞陛下付臣大兵。可旬月而平。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繇居中之臣措置失宜。使然。今宗廟甫安。始不宜更造兵端。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協。黽俛從之。曰。茲事一以聽卿。必毋貽朕羞。乃以濬爲河東行營都統。招討處置使。孫揆爲副使。濬奏給事中朱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當卷亂後。而欲排強寇。耀兵。吾見其敗也。稱疾固謝去。濬發京師入辭。言於帝曰。俟臣先除外憂。然

後爲陛下清內患。楊復恭竊聽大疑之。已餞之長樂。屬之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遽作態耶。濬曰。今何渠作態。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愈恨。恨忌之。濬師至晉州。未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爲屏蔽。不出兵。兵未交。副使揆被執。死難。靜難鳳翔保大定難。四軍不戰走。而濬乃大困。克用圖晉州三日。宣言於衆曰。張濬宵人。直藉名宰相。不可俘也。又所將者。天子禁兵。奈何餓之。乃退五十里而軍。濬韓建得遁去。於是克用上表言。張濬以陛下萬世之業。邀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讐。私相約結。必殺臣以快溫忿。臣今名在罪籍。

不敢歸陛下。藩方寄寓河中。進退惟命。於是連貶濬。緝以解難。克用乃歸晉。當是時。王建奔蜀。殺陳敬瑄。田令孜於蜀矣。初黃巢之亂。帝爲壽王。從幸蜀。徒行疲乏。僱倍宗疾困。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晝夜馳入蜀。欲依內兄陳敬瑄以居。帝即止。削官爵。流儋州。令孜不肯行。會王建表請討敬瑄。以贖罪。頭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鎮以靖蜀。帝方積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則大喜。以令孜所恃者。獨敬瑄。乃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削官爵。詔建討之。三年不克。及是相濬有趙城之敗。朝議欲息兵。復敬瑄官爵。詔頭彥朗王建罷兵。而建已畧定閬。邛。蜀。黎。雅。等州矣。不受命。進圍成都。建爲神策將時。父事田令孜。令孜登城謝道。舊故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是夕。令孜自攜印節。請建營授之。明日。敬瑄開城迎建入成都。因令孜碧雞坊。密表請誅之。帝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殺之。表以聞。而復恭總宿衛兵。專諸假子皆爲州刺史。爲監軍。王瓌者。

惠安太后弟也。求節鉞不與。瓌怒詬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陰覆諸江中。帝嘗與宰相對延英。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問故。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爲養子。非反而何。復恭曰。欲收壯士心。輔天子耳。帝微哂曰。誠欲收心奉我。胡不假李姓。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出。緯守江陵。使人劫之。長樂坡。斷旌節。盡斂其資。緯僅免。帝深恨。疾之。出監鳳翔軍。對不肯行。勒致仕。群其族走興元。就兄子守亮舉兵反。於是鳳翔帥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等。劾守亮納叛臣。請討擊破之。復恭守亮亡走閬。爲韓

建所僂。

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云。承天門。我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用進奉何爲。吾於荆榛中立

壽王。纔卽尊。輒廢定策國老。柰如此。

負心門生。何日天子也。閹序逆如此。

誅二大閹。率出於

方鎮。而朝廷大命實制於河中。邠岐諸節鎮矣。時帝詔

茂貞節度山南西道。而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表悖

驚。帝不勝忿。欲討之。命相杜讓能專其事。讓能曰。茂貞

誅固當然。國家多難。鳳翔爲國西門。兵一構。國禍未可

量。願少寬以紓禍。帝曰。王室早矣。詔令不出國門。朕不

能奄奄度日。受陵辱。卿爲我調兵食。朕自以兵屬諸王。

討之。成敗不責卿。讓能曰。陛下欲消滌僭慢。強主威。此

中外大臣所當共力。臣何敢獨任。帝曰。卿元輔。休戚莫

朕同。毋避難可也。讓能泣曰。臣位宰相。所爲未乞骸者。思得當以報陛下也。獨今非其時。恐他日蒙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患耳。今有言。臣何敢愛死。而同列崔昭。韓者。陰爲茂貞地。內間之。諸動息必聞。於是茂貞從靜。難王行瑜以拒師。韋王敗績。二鎮兵犯京師。以誅讓能。爲名。讓能曰。臣前固言之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自禁。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賜死。而茂貞盡有鳳翔興元。秦隴十五州之地。愈益橫。自是朝廷政令一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二鎮。邀恩澤矣。時相昭緯欲擅權。多忌嫉。帝嘗師李谿爲文。以爲相當。宣麻。昭緯嗾知制誥劉

崇出班。攬白麻。哭沮之。王行瑜求爲尚書令。相昭度不可。以。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此官不以授。郭子儀有社稷大功。終身避讓。行瑜何敢干焉。會李谿召復相。於是昭緯遣人告行瑜曰。向所爲沮公令公之命者。昭度也。今又引李谿與熒惑上聽。必復有杜太尉之事矣。於是行瑜與茂貞建其表。谿昭度姦和。不當相當。罷帝不聽。而三鎮遂各將數千騎入朝。殺昭度。谿而去。晉陽節使李克用表三帥。稱兵犯闕。賊宰臣大不遁。請討。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軍河中。左軍使請幸邠。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劫帝幸鳳翔。左右軍交亂。矢拂御

衣帝以護蹕都頭李居實兵自衛。幸石門鎮樓焉。克用遣判官詣行在問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公未嘗有失禮。何見攻爲乎。克用讓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誰則無禮。兵方縱會。聞邠岐欲邀駕自重。則移兵營渭橋。而使將將三千騎詣石門扈蹕。已進邠邠行瑜登城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茂貞建所爲。請移兵討之。行瑜願束身歸罪。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矣。於是破誅行瑜。欲乘勝取茂貞。左右爭爲言。茂貞滅則沙陀不可復制。必存之。乃進克用爵。

晉王賜詔褒諭。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爲最。茂貞建知罪矣。貢獻相繼。願休兵。克用得詔。語詔使曰。朝廷疑我矣。不欲令建大功。然茂貞存。禍未已也。帝還都。詔克用以勞於外。必毋勤入朝。將佐咸疑怒。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易搖。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都邑之或駭散也。人臣盡忠在勤王。豈必苛禮哉。克用乃表謝。引師去。帝奮誅崔昭緯。而上下始安。方晉師屯渭北時。茂貞建事朝廷甚恭。及軍罷。輒倨驕。帝自石門還。念宿衛單寡。無親臣。以宗室王在內宅親。多才智可倚。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謂將討已。遂以爲。

兵端復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戰敗績。延王戒丕勸帝曰。必歸晉陽。晉王可爲歸也。請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從之。中憚道遠而悔。召韓建爲建所遮。留如華州。茂貞入長安。燔燒盡。而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者。謀殺臣。劫車駕幸河東。帝大驚。召建宣諭。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不得見。帝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所置殿後軍悉罷遣。於是天子之親軍單盡。而十有一王皆遇禍矣。晉王克用聞之。歎曰。本用吾言。豈有今日哉。韓建天下廢物。爲賊臣弱帝室。不爲李茂貞所擒。必且爲全忠虜矣。將諸道兵復勤王。會王建克梓州。李茂貞

內顧不暇。逼乘輿。而朱全忠營洛。表迎駕。韓建懼。奉帝還長安。當是時。崔胤與王搏並相。南北司益相憎疾。胤惡內樞密宋道弼。景務修與帝謀去之。搏恐致亂。從容言上曰。人君當明大體。無偏私。宦官擅權。誰不痛憤。願未可猝除。俟多難漸平。徐以道消息可也。願陛下勿輕舉以速變。胤逆搏爲宦官游辭以緩難。及罷相。又意搏排已。大恨之。遣朱全忠書使表論搏而訟已。帝不得已。復相胤。而貶搏崖州。放道弼驩州。務修愛州。尋賜死。搏明達有度。稱賢相。中外寃之。帝性剛。交困於外內。壹鬱不自聊。縱於酒。青左右失常度。彌以湛營。夜獵苑中。醉

歸。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下。宮門不啓。闕劉季述故有
擁立功。以見踈而志。與中尉王仲先排闥入。視之。得其
狀。即却走出。直視胤大言曰。上所爲如是。何以帝天下。
必廢昏立明。則爲百官表。請太子監國。胤不敢違。黎明
陳兵廷中。入扣閣。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下。將
走。季述伸先持之坐。以所持卸杖畫地數帝罪。至數十
未止。皇后出。徧拜之曰。勿怖大家。若有罪。唯軍容之所
處之。季述乃出。百官奏曰。此南司意。不得違也。陛下瞽
倦勤。願奉太子監國。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帝曰。諾。宮監
掖帝出思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立太子。而輦帝入。

少陽院居焉。季述液金鍵閉中錮之。宿兵守焉。太子即
位。號帝太上皇。皇后皇太后。赦崔胤告難於朱全忠。使
以兵清君側。季述亦遣人至汴。願輸唐社稷。全忠疑未
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霸者之資也。金闕奴幽
天子。公不討。何以令諸侯。全忠乃遣振至京師。與胤謀。
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而神策將
孫德昭。董從實。以乾沒督償急。恨二闕甚深。胤遣客割
所服寶帶。陰遺之。謂之曰。能殺兩中尉。迎上復位。則富
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慶之大者也。不若禍矣。於是二
將邀別將周承誨與同功。以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而

待。旦日仲先朝德昭等馳斬之。叩少陽院呼曰。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入。乃毀扉。出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左軍執季述至。胤先戒京兆集萬人。持大梃需事。帝詰季述未已。萬梃交下。死尸之朝。支黨族者數十人。賜德昭姓名曰李繼忠。從實曰李彥弼。與承誨皆使相。而胤進司徒。當是時。軍國事帝一委。胤。胤而胤欲盡除宦官。外籍朱全忠。李茂貞以圖功。翰林學士韓偓謂胤曰。事忌已甚。此輩亦豈可盡除。必盡除。恐其黨迫切相爲處。他變生矣。帝召偓問之。偓對曰。東內之變。敕使孰非同。惡者顧處之。當在初。今後時矣。

帝曰。卿於時何不言。偓對曰。陛下復位。詔云。四族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莫重於信。此詔下。則守之宜堅。後所去者不少。直人之自危。洵洵也。爲今計。莫若擇尤無良者數人。明其罪寘之法。然後撫諭其餘衆。擇忠謹者爲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將自安。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以公正御之。至瑣細機巧。此生彼應。終不能成。功。所謂理絲而棼之也。今者朝廷大權業散在四方。豈可復藉之爲功。令外愈益重乎。帝深以爲然。而胤持益力。中尉韓全誨。張彥弘等。襲故事。怙黨援。猶不遵敕旨。使他閹監軍守陵。皆不行。李茂貞入朝。胤結之。令以兵

宿衛圖宦官。而全誨等厚賂之。與結約爲一。於是胤憤憤不能忍。獨委意朱全忠。令穰被密命。以兵迎駕如東都。當是時。全忠取河中。殺王珂。兼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節鎮矣。全誨等度力不能抗。則勒兵劫帝如鳳翔。倚茂貞以抗難。索珍寶。火宮城以行。京朝官從者獨四人。而相胤及百官留京師。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中外洶洶。明年帝在鳳翔。胤嗾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進圍鳳翔。築五寨環之。歷三時不解。茂貞數敗。不能軍。所有地。與元秦鳳階成八于蜀。邠寧。鄜坊。八全忠。乃大困。十六宅諸王。餒死者四三人。公主夫人。皆間日一食。

食又竭。

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骸而食之。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五百。衛士叩左

臺門。遮全誨等罵之。茂貞窮急。乃遣全忠書。請誅中官以贖罪。全忠許諾。於是執全誨。彥弘。并內使二十二人。誅之。又捕殺七十人。獻馘于全忠。奉天子出幸。全忠軍全忠得天子。奉以還京師。胤率百官迎。即日制胤守司空。平章事。兼官領使。魏國公。全忠太尉。中書令。副元帥。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爵梁王如故。盡誅內使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追諸道監軍於所在。賜死。盡籍其財產。君側清。而全忠執遂張。不可復制矣。嗚呼。何進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胤誅甯。容其心焉。而

朱温篡唐假威柄外藩以內攘闖人逆也李克用歎之
 曰胤外倚劇賊內脇其君權重則怨多執倖與慶生亡
 無日矣論曰初太宗制內侍省不立三品官黃衣廩食
 守門傳命而已武后時稍增其員至中宗彌盛
 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緋者尚少玄宗之末天下
 承平久藏帑充富帝意欲日廣賞賜爵位舉不自愛惜
 宦官之盛自此始於是四方委請皆委高力士先省覽
 小事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當是時宇文融
 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之倫雖以才寵結
 主心然皆厚結力士以能踵至將相而楊君勗黎敬仁
 林昭隱尹鳳祥等皆貴寵與力士埒蓋是時力士累官
 驃騎將軍封渤海郡公宦官黃衣以上至三千員衣未
 紫千人矣其稱旨者輒特拜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在殿
 頭供奉者尤華重持節御命使四方者所至奔走獻遺
 之出監方鎮軍持權操割節度使反出其下於是甲合
 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宗柔畏倚
 為扞衛尊輔國為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建朝恩為軍容
 至父子不相保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奉天之難

近衛空絕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悉置護軍中尉中護
 分典之於是六軍之柄一遷之宦人籍兩軍壯士為假
 子方鎮缺帥皆禁軍大將舉倍稱之息路中尉得之至
 鎮則厚飲以償謂之倩帥而坊市有官市之擾白晝肆
 奪無忌矣憲宗即位中人劉貞亮與有坊而終身無龍
 假獨吐突承璀最幸後中廢出監淮南軍相絳贊之曰
 外人皆竊伏謬意不謂陛下能如是帝曰此家奴耳何
 以其任驅使之日久稍假之恩若違法去之一毛耳何
 謂難乎然未幾復召蓋自強之難如此文宗仁柔而甘
 露之難禍及股肱武宗任相而北司控親軍在肘腋卒
 莫之能動也宣宗以明法勅下闔寺稍戢嘗召翰林學
 士常澳弁左右問內侍權執近何如曩時對曰陛下威
 斷非前朝比帝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又與令狐綯謀
 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
 補自漸耗盡矣宦官竊見其奏怨朝士益深昭宗之世
 崔胤請誅中官韓全誨等規知之於帝前來哀帝曰無
 是而詔胤有奏事囊封上中官益恐則求知書美人侍
 左右刺之胤謀畢露而叔帝幸鳳翔蓋唐自穆宗而後
 八世為宦官所擁立七君憲敬以絺纈頌文以憂憤至昭
 而天下以亡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熾於

而王室從之。譬猶灼火攻蠹，蠹盡而木焚也。豈不當是
哀哉。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然當如為妖孽何矣。當是
時，全忠威震天下，篡代成形，而相胤、顧、祐、全忠以自縱。
從鳳翔還，帝所拔者相，盧光啓、蘇簡皆廢死。從幸近臣
陸扆等皆斥去，惟裴贄、柔、孤立易與，則引與並相。天子
動息咸仰焉。帝欲用學士，僦為相。僦薦王贊、趙崇、胤、惡
其分已權，白全忠，札之。貶濮州司馬。僦入辭，帝為流涕。
僦泣曰：是人非復曩比，臣得貶死為幸。然胤、貌事全忠，
中實與之卻，唯全忠亦心知之。胤欲握兵自固，謬謂全
忠曰：京師迫近，分岐不可以無備。今左右神策無見兵，
請軍置四步將，將各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為

侍衛使，公無西顧憂。全忠陽許之。時胤判六軍諸衛事，
則徙家舍右軍中，日募壯士為兵，毀浮圖，取銅鐵盡鑄
之為兵仗。而全忠陰令汴士數百人往應募，以覘命子
友倫入宿衛，實制之。胤莫之覺也。會友倫以擊毬戲墜
馬死，全忠疑胤所為，大恨之，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
友諒代宿衛，而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行誅。詔罷為太子
少傅。全忠令友諒帥汴士圍胤第，殺之，并其黨數人。

市人爭以礮擊其尸，蓋恨之也。於是全忠表言分岐逼，請遷都洛陽。而引

兵屯河中以待，示必遷。

全忠表至，帝方御延喜樓，未下，則相裴樞已促百官驅士出東

徙，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全忠使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

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下長安遂墟帝發長
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
汝主矣館與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何所矣因泣下霑
襟二月至陝以東都官闕未成留止陝全忠來朝辭赴
洛督修宮帝延入寢室見何后與之宴后出捧王卮飲
之宮人或附上耳語韓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
陽醉出后退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夏車駕
至洛陽赦改元全忠奏宮成請駕臨幸帝遣宮人諭以
徘徊俟變怒遣牙將冠彥卿趣行全忠迎於新安自崔
胤之六軍散盡獨餘內園小兒二百餘從帝東全忠盡
殺之豫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代之帝初不覺
累日乃寤自是帝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既入宮全
忠即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延範為街使
韋震為河南尹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為
禁防是年秋八月帝暴崩於椒殿李昭儀死之太子祝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初帝之發長安也遣間使以帛詔
告急于方鎮令糾合圖匡復曰朕至洛則為全忠所

幽制詔敕皆出其手朕不得復通矣於是李茂貞王建
李繼徽合兵討全忠全忠欲西師禦之憚帝英武恐變
生欲立幼君易禪代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帝
自離長安憂不測與何后日夕沈飲或相對悲泣玄暉
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為逆帝方醉起單衣繞柱
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
大家亦殺之玄暉矯詔稱宮人裴貞一及漸榮弑逆告
中外而立輝王祚為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年十三
矣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
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哭殺朱友恭氏叔琮以為解友
恭臨刑大呼曰賣我塞踰年仍稱天祐不改元示不成
天下之謗當如鬼神何

君也天祐二年春二月全忠弑昭宗皇子德王裕九人

初劉季述立太子裕季述誅太子匿右軍得之昭宗曰
太子冲孺賊彊立之耳何罪詔還少陽院已降封德王
全忠自鳳翔還見裕標字軒秀忌之密語崔胤曰大義
滅親太子為賊所立何得全胤從容言如全忠指帝不
許它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與知胤賈
臣耳比遷洛昭宗間語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及是全忠使玄暉邀德王九人宴九曲池。縊殺之。投尸池中水中。夏四月。

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六月殺相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

及廷臣三十餘人。相柳璨性傾巧曲意事全忠腹心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舊人意

輕之。璨憾焉。會星變。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凡朝臣繇科第進以名簡自將者皆與焉。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因言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難制。不如盡殺之。日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於是命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

河。冬十二月全忠弒太后何氏。全忠急傳禪。蔣玄暉柳

大國。加九錫殊禮。乃受禪。欲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受九錫。顧不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無疑。但晉燕岐蜀皆勅敵。遽受禪。彼得為辭。不可不。小需臣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怒。王殷趙忠衡。因譖

玄暉。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誓興復。全忠信之。遂誣玄暉私侍太后。遂弒太后于積善堂。斬玄暉。璨上東門

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又明年。帝

死其宜矣。蓋唐未亡。而佐逆諸臣畢受誅。

為濟陰王。見弒而唐亡。唐起高祖皇帝武德元年戊寅。盡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二十

帝饗國二百九十年。

論曰。文宗恭儉儒雅。出天性。而不明不武也。用困於宦

官。會昌當璧。用一李德裕。遂能振已去之威。成其功烈。

故操術之得失。可鏡也。宣宗察察精聽斷。而昧於大體。

無仁恩。乃懿僖童昏繼之。蓋唐亡更五季。五十餘年。六

姓十有二君。天下崩裂。大壞極亂。而後復。嗚呼。斯亦天

人之會哉。若昭宗者。易所謂日昃之離者也。悲夫。

百史上編卷之四十二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